文艺生活 93 周刊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 2013/07/01　总第93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



王家卫
其实，爱情里有胜利者吗？

一个分成两半的DEAB
化学博士VS.图虫网总编辑

卯丁
从梭罗的瓦尔登湖说起

朱天衣
文学世家里的另类作者

微信扫一扫：）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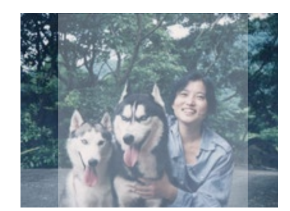
2013/07/01　总第 93 期
每月逢 1、15 日出刊
www.zhoukan.cc

关注 Attention
新浪微博 @ 文艺生活周刊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zhoubao/

订阅 Subscribe
官网： http://zhoukan.cc/subscribe/
APP： 支持 IPAD 和 IPHONE 免费订阅
APP Store 里搜索“文艺生活周刊”即可
微信：



封面人物：朱天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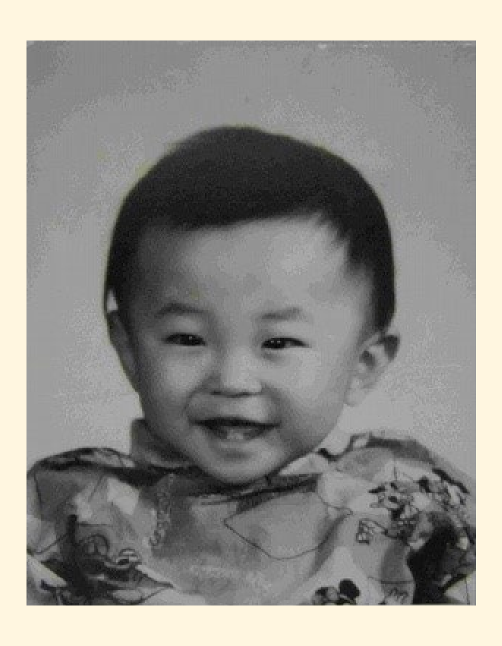
封底作品：DEAB《小村档案》系列



更正：
NO92期第113页，“迪图瓦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音乐会”中，因主办方临时更改，“演出上半场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迪图瓦带领乐团，与王羽佳合作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更正为“演出上半场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迪图瓦带领乐团，与王羽佳合作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特此更正，敬请谅解！

投稿 Contribute
E-mail: m@zhoukan.cc
合作 Contact
E-mail: m@zhoukan.cc

注：本刊所登所有活动预告的具体细节均按主办方当日安排为准，建议前往参加前进行相关确认。



艺术被假定为生活的镜子

文/王竹(执行主编）

杜甫有段时间很忙，忙着扛机枪，忙着拿菜刀，忙着身骑白马，忙着御剑飞行……大家笑过恶搞过后，很少有人知道那幅画的原作出自中国现代画坛巨匠蒋兆和之手。上世纪40年代，蒋兆和在沦陷的北平画出了宏大悲壮的《流民图》。在这之前，他在南京、上海、北平的贫民窟里已经住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到1949年，北平的小贩、穷人、街头艺人都是他所关注的主题。他在画册的前言中写道：“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然而，当他晚期“抛弃”了这一主题，开始创作那些优美的，如杜甫、李清照等描画想象的肖像时，画作情感的深度不可避免的大打折扣。

艺术到底是应该关注社会和人，还是传统意义上美的对象？艺术为社会，还是社会为艺术？这些话题自始至终争论不休。

本期“摄影版-摄影人”的采访中，记者“尖锐”地指向摄影师DEAB作品的“不好看”。这位北大的化学博士，更多在意的是照片本身视觉证据的角色，当他用《小村档案》图组记述了昆明滇池东岸宏仁村的抗拆迁过程时，便完成了用镜头记录现实和改变现实的初衷。亦如斯坦伯格所说：“当代艺术的本质就是表达这个世界的重压、焦虑和紧张，因为艺术被假定为生活的镜子”。

然而，事实仍旧是大多数人乐于看到的，是更趋于传统意义的美的东西，这是非常自然的倾向。只是我们认识到，《文周》更需要的不是妙趣横生的谈论艺术，也不是以各种标签词语去分析技术和手法，而是更多的期待关注到创作者和作品本身。

所以，本期“N频道”将目光聚向了田野录音记录者和一直陪在他们身边的140张录音唱片；“图作”单元呈现了摄影师李红强沿着长江、黄河，用镜头记录下的两万多公里行程中所遇到的人、事面貌；“当代艺术”栏目的作者卯丁带着沉重的思考与忧虑，用艺术家特有的方式和表现手法，记录被迅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冲击着的湘西苗寨非主流的山地农耕文明的点点滴滴。这些正像美学家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各种艺术形式反映人类的历史，比文献更为真实”。

DIRECTORY



P30-39 电影

影·私推荐

尤里·贝科夫《警界黑幕》

威廉·奥尔森《信赖》

林超贤《激战》

王家卫《春光乍泄》

影·评

《春光乍泄》：为什么流浪

影·人

王家卫

其实，爱情里有胜利者吗？《阿飞正传》里又有谁究竟赢了呢？



P40-55 摄影

摄影 • 图作

《水经图志》 | **摄影师：李红强**

李红强的照片在现今的纪实摄影图海里是一个异端。他的照片不优雅也不粗俗，不晦涩也不直白，明明是对长江黄河流域残忍地写真，却又不象卢广的照片那样揭开皮流出脓露出肉让人疼痛。李红强的残忍是具有显著的幽默感的，这些幽默感与严明很有些相似，但又没那么炽烈，温吞吞地逗乐，乐完了又不是很确定笑点在哪里。可反思起来，又似乎没那么写实，反倒有种马良式的荒诞？

摄影 • 人物

一个分成两半的 DEAB

DEAB 据说是一种化学物质的名字，摄影圈对于这种深奥表达了愤慨，一致把他叫做“呆博”。可他一点也不“呆”，相反，他的睿智常常不经意地闪现；可他确实是“博”——他作为一个化学博士刚刚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然而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摄影师，甚至是鼎鼎大名的图虫网的总编辑。他希望用镜头记录现实，改变现实。

P56-61 当代艺术

卯丁：从梭罗的瓦尔登湖说起

看到艺术家黄于纲这些年在湘西积累的数以千计的速写与架上写生及创作，我感叹这个时代太缺少这样一类纯粹的画家了。虽然他的出发点仅停留在对湘西的热爱，但放眼那些美协画院及艺术园区，画家村里的所谓艺术家们今天又在干些什么呢？除了在形式美的范畴中无止境的探索及自我情感无聊的宣泄外，又有几个人真正地走进大自然，走进底层去关注生活呢？



P62-73 书氧空间

书 • 讯　TAG: **《骂观众》**、《看这儿，照相啦！》、《电影研究关键词》
伍迪·艾伦、谷川俊太郎

书 • 评　内陆飞鱼《毫无目的去一次远方》

书 • 人　**朱天衣**

书 • 途　**重庆西西弗三峡广场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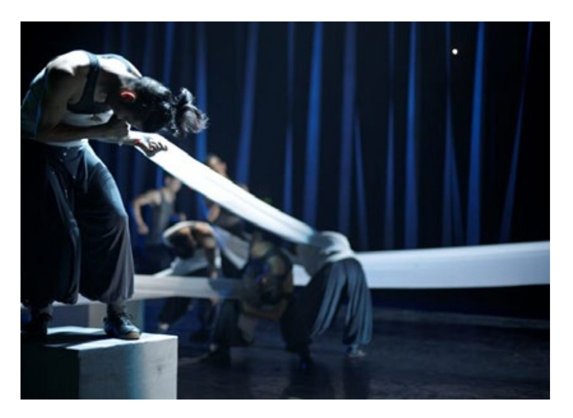


P74-81 N 频道

少有人走的路

专访田野录音记录者施坦丁

有时候是几天，有时候是半个月，最长的时候能在一个地方呆上三年——多年来，来自法国的 Laurent 和来自中国的施坦丁前往一个个边远山区，记录着当地的传统音乐。他们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没有明确的计划，等待着村里的老人们和村民随性而至地唱歌和演奏，语言不通，却可以一起喝酒抽烟到欢天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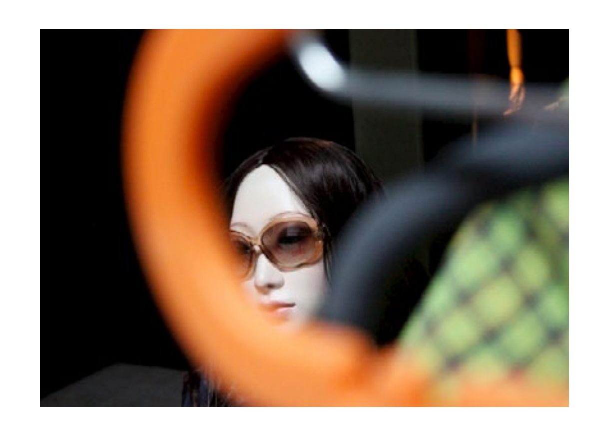


P82-85 艺述现场

一次未知而自我的尝试

记国内首部功夫舞剧《门》

你很难相信短短五十来分钟，习武出身的年轻男孩们要完成源自佛家典故“三不猴”的钟摆舞、脱胎民间最古老舞蹈潮州英歌舞的鼓棒舞、采用咏春拳抵御心魔的影镜舞、来自内家拳太极八卦和形意的太极八卦舞，以及运用京剧招牌水袖功的水袖舞。



P86-97 艺述生活导航

音乐　**“天父之爱”Steve Vai 中国巡回演奏会（上海、北京）**
宋冬野民谣音乐会（北京）
云南普米族歌舞专场（北京）
2013 爵士上海音乐节•绿色音符（上海）

戏剧　林奕华《三国》（北京、广州、上海）
《蒋公的面子》（上海 深圳）
明星版《暗恋桃花源》（苏州）
《卤煮》（上海）
台湾肢体戏剧《战》（北京）

电影　意大利电影 7 月放映《黑道风云》、《钱奇在中国》（北京）
纪录片《同学》、《不老骑士》独家展映（成都）

展览　**面具•灵魂的艺术（北京）**
叶锦添“梦渡间”个人艺术展（北京）
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北京）
《THE LITTLE BLACK JACKET》摄影展世界巡礼（北京、上海）
蜃景：当代中国博物馆建筑的十二种呈现（上海）

讲座 / 沙龙　**世界艺术史的差异（北京）**
小津安二郎的“豆腐店”：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艺术与人生（北京）
古典音乐讲座：指挥家的魅力（上海）

… …



（本期微语录均来源于新浪微博）

编辑 / 安生

@文艺生活周刊



#艺事#毛姆是同性恋，这是个众所周知的秘密，但大概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曾真心爱过一个女人。《寻欢作乐》序里，他说：“那个脸上挂着明媚可爱的微笑的女人为我再次生活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她就是罗西•德里菲尔德的原型。”罗西原型Ethelwyn Sylvia Jones，被称为Sue。1906年初识，苏23岁，毛姆32岁。

@老简宁（简宁，作家、诗人，著有《简宁的诗》等）

【一日一句】能够照见我们真实面容的镜子藏在太阳里，只是我们不敢直视，或者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因此面对真理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和角度，才能使我们脆弱的肉体免于被真理的光芒灼伤。



@蔡康永（台湾节目主持人）

四下无人 孑然一身 本当缓步 仍然奔行......这就是人生吧,忍不住就奔行起来,然后就到了尽头......我出生在衰老的家庭，虽庆幸是太平年月，但仍然从小就习惯长辈一一过世，信箱常有讣闻的日子...逝者是生者的老师,教导我常常记得：人身危脆，所以值得珍惜......和李国修老师挥手道别。

@野子君（《OK!》杂志中文版记者）

有天我照镜子，突然发现人活一辈子实际上是看不见自己相貌的 。我长得美与丑、我是怎样的人，这些都是从镜子、从别人的眼光里来获得认知，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才真撒丫子活开了。

@古典的河流（iMusic103.5绍兴音乐台总监李青）

霍夫曼没有想到，一只行为艺术的黄鸭子被另一群人搞成娱乐狂欢。山寨，一直在山寨，连黄鸭子也要山一下，接着不停地大寨着。我们一直分不清艺术和游戏的区别，以至于成为全球笑话。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喜剧演员。

@台湾广艺基金会



#戏言# 唯有经历了死，才明白该如何活。生命的意义在于沟通，在于寻求和爱的人之间的关系。/爱是唯一理性的事。——《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陈先发（诗人）

父亲是寡言的人。直至临终，我仍能从他衰竭面容中捕到一丝微妙的害羞。他勉强念过两年私塾，也从未听过他有任何不凡的见解。奇怪的是，不管遇什么难事，我总存着一种最终的寄托：向他讨教。幸亏从未向他讨教，他能完整地携他的莫测长眠地下。而在我经验的最底层，又总觉自己必将扒开那山岗：终会一问。



@亦舒（作家，作品有《喜宝》、《流金岁月》等）

【胭脂】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

@幻觉manjusaka（占星书作者）

天各一方和重新相聚都已变得太容易，再见的可能性大过了永别，我们开始不珍惜在一起。

@陶立夏（作家，著有小说《喜乐章》、《分开旅行》）



据说长篇的爱情小说如今不好卖了，但我还是想写。故事的最后，他们要在瓦莱塔旧城里这座几乎被废弃的沉船教堂相遇。你以为爱是千帆过尽依旧难愈的沉疴，但其实只有在意的人才会记得。就如同开放在正午的烟花，多少人闻声抬头，却只有少数人能看明白那光与热。



与人斗其乐无穷啊同志们！

文/孙率兵

与人乐队：
杭州独立乐队，一支重口味小清新高学历非职业乐队。成军11年来，因极其人来疯的表演风格而颇具现场演出号召力，长期活跃在江南各城Livehouse，鲜少北上演出。除了一年一度的“小清新音乐节”之外，从不参加各大著名音乐节。音乐（表演）风格总体一言难尽，乐队傲娇自定义为“农业重金属”，乐评人端庄归类为 “喜剧摇滚”(comedy rock),少数派乐迷称之为“邪典摇滚”（cult rock），加之歌词深度内涵，以及乐队活儿太慢——成立11年来只出了两张专辑，唱片也颇具收藏价值。
乐队成员：主唱鲁大东，吉他许伥，鼓手张震，贝斯连欣，音效阿悦，女声花十三&天线。
推荐歌曲：《妈妈给我买辆车吧》、《一个北京人在上海》、《口吐莲花》、《我爱李仲国》......以及全部。

若论演出气氛，与人乐队堪称现场之王。若论唱片质量，只要合理权衡这支非职业乐队的词曲创作，与人乐队也算是典藏级。**当然，前提都是你得有点儿耐性，透过所见所闻稍一走心，才能从主唱鲁大东近乎胡闹的插科打诨中品出些内涵，一旦对他喷出的某字某句会心一笑，那就说明你已经对上了“与时俱进，以德服人”的密码。**此后，你很可能会对探轶与人的内涵歌词乐此不疲，甚至会被《一个北京人在上海》唱得唏嘘落泪，但很快又会被《体制反对暴力》中一句阴阳怪气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啊同志们”击碎所有多愁善感。**正如“与人”的名字可以生出“遇事拘谨”、“浴室拘禁”、“已得夫人”等七十二般变化，你永远也看不透鲁大东的小眼睛闪着的贼光，究竟是在提醒你“多想想吧”还是“想太多了，亲”。**

在去年年底的第二届小清新音乐节北京站上，本来是去看耳光和顶马的我第一次看了与人的现场，在随后了解乐队八卦的过程中，我发现可查资料和他们的歌词一样扑朔迷离。在乐队官方介绍《与人回忆录》中，多处出现“略去”的字样和马赛克处理，仅存的900字无厘头地介绍了乐队的成军历史，让人更加好奇乐队成员的真面目。

今年的雷锋纪念日，与人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浴室拘谨》在歌迷们长达6年的翘首企盼中终于问世。随后，乐队开始了新专辑首发巡演，首站就选在北京，并且仍旧邀请了耳光乐队合演。我们的采访就约在麻雀瓦舍，原计划在演出当天下午乐队调音之后进行。**但事实上，记者与乐队成员的对话见缝插针地发生在诸多场景中：等待贝斯手凄齐人调音的后台，晚餐时间的隔壁餐厅，耳光演出时与人候场的后台，演出完大东签售专辑的柜台，以及集体宵夜的PIZZA店。时间从下午四点绵延至次日凌晨两点，参与对话人员包括除了贝斯手之外的所有乐队成员，列席者包括骨灰级粉丝文艺哥（载大家去吃宵夜的司机）和大东的两个艺术界的朋友（请大家吃宵夜的东家）。时间跨度之大，涉及场所之多，参与人员领域之广，使本次采访意外成为了一段独立小清新乐队的生存实录。**



一个视觉艺术学院派高知乐队的构成

记得第一次看与人的演出时，鲁大东是捏着小嗓唱着《小情歌》开唱的，当时真的感觉他唱功非凡，恶搞都搞出了唱功。后来采访时才发现他们与苏打绿还真有一个巨大的相似之处——高学历。**可以说，与人是由一群视觉艺术系学院派的高知人才组成的乐队，但走的却是与苏打绿完全相反的一条社会主义特色音乐道路。**那么，我们首先就来了解一下乐队的人员构成。

主唱及词作者鲁大东，山东烟台人。玩儿乐队是业余爱好，正职是中国美院副教授，幼习书法，后将传统书法玩儿出了当代艺术的味道，现在专门研究书法图像学，授课范围则涵盖书法、当代艺术及国学等多领域。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童子功，是玩儿转文字游戏的高手，因此他写的歌词总是一语双关甚至多关。他同样颇具语言天赋，说的外语是洋气古典的拉丁文，十几种汉语方言也不在话下，说学逗唱演皆通，1985年还差点儿拜笑林为师——从《口吐莲花》和《2003年》中，他的曲艺功底即可见一斑。因为太多才多艺，身高和长相都被拖离高帅富的范畴，现年届不惑，已结婚生子，满腹的诗书开始外显微凸，但圆滚滚的样子较年轻时清瘦的文青形象更带范儿。他从讲台到舞台都给人健谈犀利的印象，在台下反而收敛温和得多。

女主唱花十三，真实姓名不详，生活在杭州的辽宁人。上一任女主唱天线演完去年的小清新音乐节之后就闭关生孩子去了，花姑娘由此继任。**不同于天线的娃娃音，花十三的声线很哥特。她标准的美女面孔和身材深深地隐藏了年龄和感情状况，造型融合了最炫民族风和暗黑朋克风，混搭成一种神秘的酷。玩儿乐队也是她的业余爱好，尽管她从1990年代就开始接触摇滚（此处可自行脑补关于她年龄的猜想），也参与过很多乐队，但她也在中国美院读到了硕士，现在做着一份福利待遇非常好的工作（单位名称始终没有透露），资深党员。**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个体户——百花深处咖啡馆的老板，位置不详，据



花老板说是“在杭州一个特别屌丝的小巷子里，有4家卖雪菜肉丝面的面馆”。她写过诗，是中国民乐发烧友，总是自称女屌丝，言谈举止间充满了深藏功与名的神秘感，很可能成为与人歌迷新的八卦对象。

吉他手兼作曲许怅，生活在杭州的无锡人。在第17个乐队解散之后，11年前和鲁大东共同组建了与人乐队。**也是中国美院的教师，画家。外表敦厚朴实，却被指最爱卖萌，确实不健谈，因此聊的都是干货，特此加封最受欢迎采访对象。**

鼓手张震，乐队唯一的杭州本地人，**职业是平面设计师，是著名的绿茶餐厅最早的LOGO设计者。**他和台湾影星张震一样是高个儿长脸，但长相老实得多，也不爱说话，而打鼓时却颇有死亡金属范儿，只是很久没看到传说中他一边打鼓一边吃奶片的绝技。

音效阿悦，普通话极好的广东人，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视觉艺术专业研究生在读，曾经上过鲁大东的国学课，某次获赠与人乐队CD一张，才知道原来老师还玩儿乐队，后来看了现场演出，从前最爱水木年华的音乐审美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听说乐队需要一个摄像的，心中暗喜自己的专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遂热血加入，方知大东说的是需要一个“牺牲色相”的（大东讲的这个段子难辨真伪）。**是这支号称小清新乐队中真正清新的一个成员，在台上的工作器具是iPad，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为乐队高科技表演风格的塑造贡献了力量。**

大钟，生活在杭州的山西人，瘦子，与人乐队制作人兼录音师，兼理乐队的艺术、生活与经济事宜，另一支杭州乐队板砖的吉他手，**小清新音乐节的发起人，正职是杭州某外企的游戏音效师。**作为与人乐队唯一不上台的成员，具体负责录音、联络安排演出、卖盘、拍照、当托儿带头哭、答记者问混淆视听等幕后英雄事迹。

“如果你听歌不喜欢琢磨，那请不要做与人的歌迷。”

《浴室拘谨》是与人的第二张专辑，距离2007年第一张专辑《遇事拘谨》的发布已经时隔6年，保持了乐队一贯的高效率。由于创作周期太长，他们先PO了两首歌(《妈妈给我买辆车吧》和《18m》)在网上,以“证明这个乐队还活着”（大钟语），光录音就用了两年时间。**用花十三的话说，他们“经常以喝酒为目的约排练”，而排练和录歌的过程远比新专辑收录的这10首歌精彩得多。**

《文周》：听这张专辑感觉每首歌都有一个线索性的故事和人物，比上一张专辑明显。

大东：上一张专辑有一些问题。这张更加萦回，需要听众去琢磨。如果你听歌不喜欢琢磨，那请不要做与人的歌迷。听我们的歌，听一遍你会觉得是唱了这么一个事儿，听两遍你会觉得是唱了另外一个事儿，再听一遍却发现原来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不一定非要有一个特指。有时候可以为一件事写一首歌，但那样指向性太强，过去就过去了。

《文周》：这张专辑吸收了你们哪些新的灵感和音乐风格？

许怅：风格不太固定，某一时期我对不同风格音乐的兴趣会体现在当时的创作中，风格多样，但不是没风格。

《文周》：怎么定义与人的风格？农业重金属？

许怅：也不能这样说。我们都对鼓书、评弹等说唱艺术感兴趣，唱一段、弹一段、再说一段带喜剧色彩的话，这种说唱穿插的形式对我们乐队的创作有一定影响。所以用连唱带说来归纳我们的风格可能比较合适。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音乐人，在编曲、唱功等方面还有很多欠缺。

《文周》：所以从音乐的功能上来讲，你们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并且主要通过歌词和现场的表演与观众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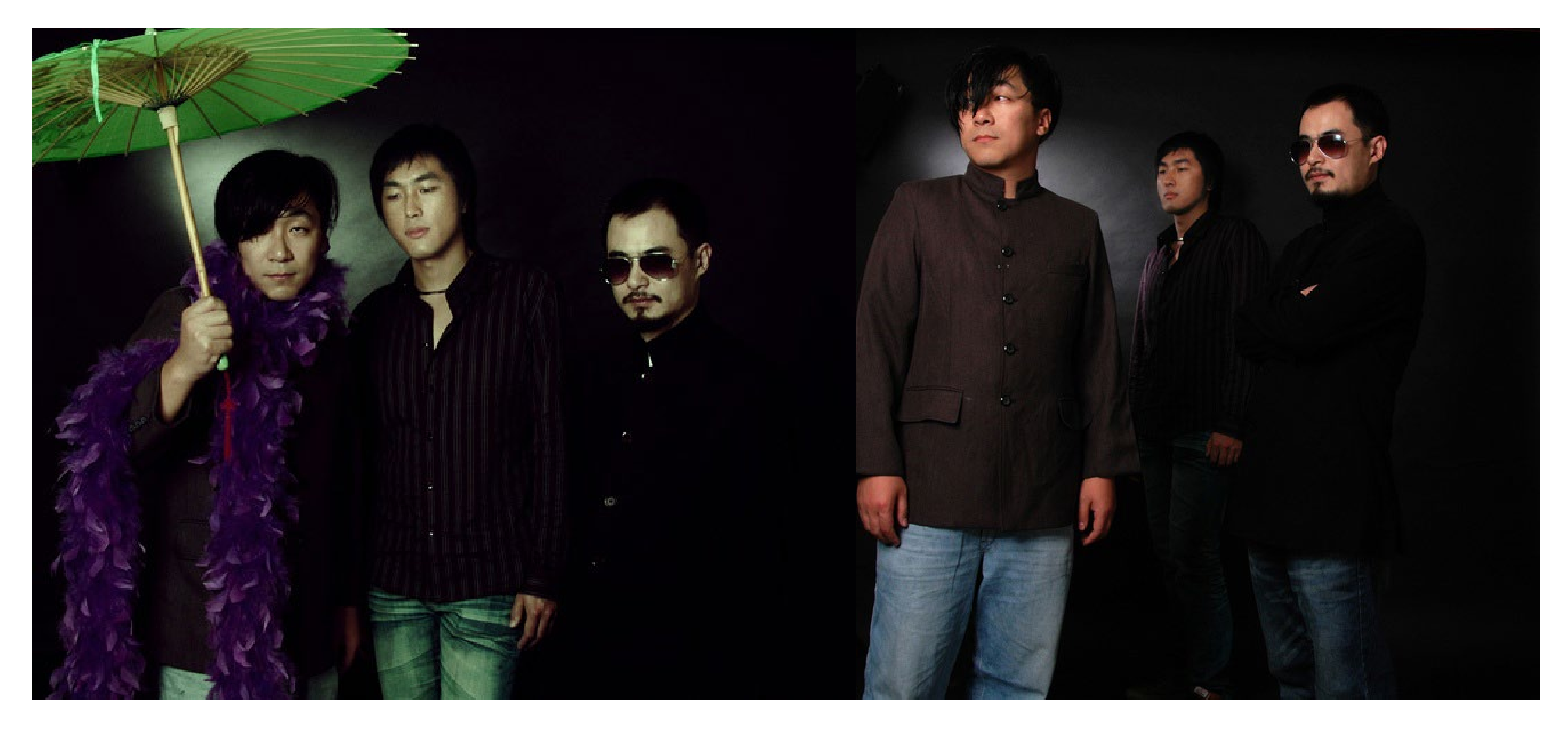
许怅：还有，乐队成员之间大家彼此之间了解和磨合的过程是很快乐的。呈现给观众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感到满足和快乐的。我们只负责把我们认为满意的作品呈现给观众，至于大家怎样理解就与我们无关了。这跟绘画是一样，比如我完成了一幅绘画作品，如果能引起观者的共鸣那是他的事情，如果没有共鸣也与我无关。



《文周》：作为一支非职业的乐队，你怎么看待你们的音乐性？

许怅：跟第一张专辑相比，我们第二张专辑的音乐性肯定强了很多，这是一种进步。这说法有点儿官方啊，但确实是这样。当然“音乐性”归根到底还是要为思想服务的。不像搞纯音乐的，对我们乐队来说，曲是为词服务的，就像传统的说唱表演艺术一样。音乐性和思想性两者如果能够协调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但我们时间有限，只要一直在进步就好。对于这张专辑我整体还算满意，记录了我们6年来的进步。我们对乐队没那么多需求，也就没那么多野心。只要对得起自己，一步一步慢慢来。

《文周》：专辑介绍说讲了那么多社会现象，是想把这些音乐作为让老百姓宣泄情绪的渠道。



许怅：是的。这又要讲到传统曲艺，**在我的家乡无锡，解放前街头巷尾最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就是“说新闻”。当时有很多人都不识字，就有民间艺人把报纸上报道的每天发生的事编成不同的唱词，用一个固定的曲调走街串巷地唱出来。我们的创作就受这种艺术形式的影响，我觉得用这样的形式客观地陈述一个事实要比批判一个事实的力量要大。**而且这种连说带唱的形式允许任何一种音乐风格的加入，完全不冲突，只需要稍微处理一下。

《文周》：这种想法是你和大东一开始创作时就一拍即合了吗？

许怅：不是，一开始大家就是玩儿，玩儿得开心就行，没什么想法，后来才慢慢形成这种想法，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去加入怎样的思想，当然这点是以大东为主，是他最早提出了这种想法。

《文周》：你们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许怅：通常是我先出一个动机，然后鼓、贝斯、键盘加进来，产生一个旋律，然后大东填词。期间大家集思广益，编曲和收尾也是大家一块儿来，包括大钟。

《文周》：集体创作难免有人状态不好。

许怅：那就下次排练再来嘛。

《文周》：这个也挺靠默契的。

许怅：没办法，不过也习惯了。之前排练时条件不允许，有很多音乐已经出来了但没录下来，现在好多了，能及时录下来一些，有很多音乐还没来得及配歌词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一年发四、五张专辑，也可以六年才发一张专辑。主要还得看大家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玩儿主要是当朋友，而不是出于对音乐的野心，所以到了七八十岁还可以一起玩。

“还是把我们当做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吧”

尽管跟许怅相比，其他乐队成员聊天酷爱插科打诨，但说到乐队专业性的问题，他们都是一样的态度：**人比音乐重要，排练比专辑重要。**

《文周》：大东老师，在创作过程中你是什么状态？

大东：我希望是水到渠成，但最后都变成了被逼无奈，因为排练需要一个结果，就是有东西要呈现。其实我最大的乐趣在于排练玩儿，而不是非得出什么作品，为什么这张专辑做了这么久，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享受那个过程。不像耳光乐队都是老赵自己独自创作的，我们是集体创作，所以有那么多风格。最后我们比较无奈地把排练时那些好玩的东西做成一首歌，结一个壳。而且我们的排练时间也不够打磨出更好的作品，我们还是把排练当成大家聚在一起玩儿。

花十三：还是把我们当做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吧。

《文周》：其实这也可以作为“与人”的一种解释：与人相处，让大



家相与到一起。
大钟：这是个相知、相恋、相交的过程。

《文周》：所以可以理解成你们把音乐当做哥儿几个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可还是会演给观众看，向他们传播一些情绪。
花十三：任何媒介客观上都有传播功能，这不是由主观决定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接地气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可惜大多数人民不领我们的情。**

大东：**我们这支农业重金属乐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农民听众，就像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诗歌本来是给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都听不懂，人家喜欢高尔基那种。**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当然希望乐队被更多人喜欢，但那样就会有更多事儿。毕竟与人不是专业乐队，我们都是自己的事业第一位，摇滚第二位。

《文周》：对于和观众的关系，你们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大东：聊呗。有一个美院象山校区的女孩给我发私信，说她男朋友喜欢收藏独立乐队的CD，有一次她看到他的本子上写的收藏心愿单，其中就有与人乐队的《浴室拘谨》，所以她辗转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拿到这张专辑，她想送给他男朋友做礼物，这让我很感动。

《文周》：有没有特别狂热的粉丝？
大东：有。西湖音乐节上有一个哥们儿，直接把我拎起来了，转好几圈，后来我们的演出他场场到。还有一个哥们儿，上相亲节目唱《口吐莲花》，被称为"文艺哥"，他是琉璃厂卖画儿的，也是个书法家。（后来，文艺哥来看了演出，之后买了一摞签售专辑，还担任了当晚宵夜的司机。）

票房？都是赔钱货！
当天的演出是耳光乐队演上半场，开演前半小时，大钟在饭桌上收到短信说才来了几十个观众，可是预售卖了100多张票。他说上次小清新音乐节也比预想的人少，"预计能来六、七百人，结果只有四百多人。"大东取笑他预测票房从来都不准，由此大家聊起了乐队当前的经营状况。

《文周》：今天的演出为什么又是和耳光一起，而不是你们单独的专场？
大钟：想多拉点儿票房。

《文周》：你们对北京市场比较担心么？
大东：对，而且今天北京的演出很多。加上和耳光乐队关系比较好，所以就在一块儿演了。

《文周》：上一张专辑首发的演出也是和耳光一起的，上次小清新音乐节你们两个乐队的演出顺序也是挨着的，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得不说的秘密吗？
大东：那能告诉你吗！
花十三：有人说我们和耳光的说唱风格很像，但其实他们说得多一些，而与人更摇滚一些。

《文周》：你们每年会给乐队一个演出场次的计划么？比如说只演多少场之后就不演了。
大钟：首先要看大家的时间，然后地点随意，想去哪儿玩了就联系一场演出，每年确定的一场大演出就是小清新音乐节。

《文周》：目前乐队在杭州的票房情况如何？
大钟：赚！

《文周》：在杭州的受众群体是怎样的？
大钟：屌丝。但每场来的观众都不一样、以前看演出的人都大了，不会来了。现在观众更新换代特别频繁，而且现在演出太多了。

大东：学生很多。

《文周》：作为制作人兼经纪人，大钟这个黑心老板当得怎么样？
大钟：都是赔钱货！



花十三：大钟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因为我经常到处跑，这次我是自己单独从别的地方飞来北京的，机票超出了大钟的预算，我不想他为难，就说不用他报销了，看能不能让我们单位报销，但是他说"乐队也是你的单位"！他说得很随意，但我特别感动。

大钟：我计划的是北京应该不会亏本的，郑州、武汉和西安这三站肯定是赔的。就算每站100人都要赔一两万。

《文周》：赔钱，为什么还要巡演？
大钟：现在乐队做全国巡演都是这样啊。乐队呈现金字塔型，尖儿上的乐队怎么都是赚钱的，底下的一大帮乐队都是赔钱的。现在观众的成长速度没有乐队的成长速度快，北京每天有那么多场演出，可总共就那些观众群体，而且一直在流失。

《文周》：这样说来好悲观，那你们打算扛到什么时候？
大钟：好在我们都不是指望乐队谋生的，都有自己的工作。
大东：就是一个爱好，只要不太亏钱，就玩儿呗，把这当成一个事儿做就不好了。

鲁大东：书法师的舞台行为艺术
在当晚演出的最后，大东唱了新专辑的《加钟旅馆》，只是把原本的无词部分唱成了改词版的《青藏高原》，那是他当天早上在机场的最新创作，这为不够热烈的现场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这个与人乐队的灵魂人物私下里看上去一副温良的学者和师者模样，或许是受南方婉约文化的影响，或许是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但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却令人想到魏晋放达名士，或许那样的放浪形骸才是他真实的内心。**

《文周》：你的表演看起来更像是行为艺术。
大东：对，我自己就做很多行为艺术。在台上时候我不太能想象自己用了什么样的肢体语言或者做出了什么东西，通常我也不会事先设计，在舞台上有些想象不到的刺激，比如想象不到自己下一秒会做什么，这也是我自己喜欢演出的原因。**行为艺术最大的特点是通常没有观众，就算有，观众看你的行为艺术也会很紧张，而摇滚演出则是需要观众动起来。**

《文周》：你在舞台上是放空的状态吗？
大东：是。不管状态多不好，都要把该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今天因为感冒我发挥得不好，忘了很多包袱，比如黄浦江上的猪……还好今天到后来终于恢复了状态。

《文周》：您作为国学、书法老师的身份和与人乐队主唱的身份还是会有些矛盾的吧？
大东：没矛盾。**之前有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你的学生看了你的乐队演出之后会有什么感想？我说他一定会爱上中国书法。**



迷幻摇滚

Fuzzy Mood：城市迷幻中的模糊情绪

文/卢柯佳

Fuzzy Mood（模糊情绪）是一只被定义为迷幻的低调乐队，这点可以从主唱的音色与风格中强烈体现，飘渺又空灵的嗓音是Psychedelic Rock（迷幻摇滚）最好的诠释。这是一种无法与致幻分离的音乐，从早期的The Yardbirds再到后期的史诗级的Pink Floyd，迷幻摇滚似乎横跨了整个摇滚乐的全盛时代。Fuzzy Mood在乐器的配合上依旧遵循摇滚三大件：吉他贝斯与鼓，但音乐整体的风格与音乐的丰富性却胜似三件简单的乐器，这也许正如乐队自己所说，他们正在追寻迷幻摇滚的新可能性。

名为Martingale的专辑名称，扎眼看上去略显生僻，令人好奇翻查字典，释义为＂“鞅”，是一个数学概念（注：简单解释就是所有其他历史的和目前的信息都没有预测下一个取值的可能，只有根据鞅自己的过去才能预判自身未来的可能性）。封面让人无法分清现实与幻觉：小孩们，气球们还有酷似佛像的大人们，这样的场景更像是现实光怪陆离的城市和社会景象的缩影，大人们缄默不语心照不宣，孩子充满微笑或面露愁容，这些或许都是属于城市的情绪。



城市，也许是社会发展中的高级演变，但也如Fuzzy Mood所表达的，城市，更是无法令人琢磨却又容易迷失的角色。在歌曲Stability（稳）的MV中，城市中的具象角落与歌曲想要诠释的抽象结合，血液里渗透着呼啸而过的地铁和人群，既属于城市却又有一种out of there的疏离感。

专辑中的Black Russian（黑俄罗斯）就如歌名一般充满异域的黑色幽默风情，前奏里出现了8bit俄罗斯方块游戏机里类似的合成器音色，不得不在这一点上佩服乐队成熟而精细的编曲巧思。随着经典的英伦式扫弦节奏响起，City Drifter（城市浮游）仿佛将听者带入了上世纪90年代的英伦三岛，青年们白天无所事事地跟伙伴们在草地上hang out，仿佛只有翘班逃课才是最好的chilling时光，他们用情绪化的思维放大一切感官，时间，与整个世界交错，即真实又模糊。

在我看来，整张专辑最令人难忘的歌曲便是Random Notes（随心笔记）——奔放，性感，充满欲望。片刻满足，过分享受，最后剩下tired，但压抑欲望，也会是另外一种tired。这个话题，Fuzzy Mood给了大家一个模糊的答案，这一切都是OK的，it’s ok，it’s ok......

这样一张专辑不由得令人遐想，也许在未来的城市里，大家都看不清自己和别人的样子，只能用最原始的感知去触碰与操纵一切，也许正如Fuzzy Mood的音乐所描绘的，这样的城市，最纯粹，最真实。对许多人来讲，这或许是一个最好时代的降临，当然，如果你崇尚唯物主义，这样的世界未免有些失衡，这便也是最坏时代终将到来的征兆。

LINES

编辑 / 张多多



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1890～1976

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捕鼠器》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从1952年11月25日开始，每晚上演连续50余年、20000多场至今不衰，每晚都在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莫莉：我不知道那个警官怎么认为。但他能让你去猜测别人。你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你开始变得怀疑起来。你会感觉到那些你爱的、或者了解的人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低声）就好像在作噩梦一样。你站在你的朋友中间，而当你突然间去看他们的脸时，你发现，他们不再是你的朋友了——变成了别人——只是在假装而已。也许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也许每个人都是陌生人。（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阿加莎•克里斯蒂《捕鼠器》

沃格雷弗：我可不能糟蹋了我那首可爱的童谣。我的十个印第安小男孩。你是最后一个了。一个印第安小男孩，归去来兮孤单单，悬梁自尽把命绾，无人能生还。我必须要绞死——我要绞死——（隆巴德慢慢恢复知觉，拾起左轮手枪，射击。沃格雷弗向后倒在沙发边上。）

薇拉：菲利普——菲利普——（两人坐在了沙发前的地板上。）

隆巴德：没事了，亲爱的。没事了。

薇拉：我还以为你死了。我以为是我杀的你。

隆巴德：感谢上帝！女人打枪都不准。至少，不够准。

薇拉：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切。

隆巴德：哦，你会忘掉的。知道吗，那首十个印第安小男孩的童谣还有另外一个结局：“一个印第安小男孩，归去来兮孤单单，喜结连理心相连——往事不重现！”

（拿着绳子，把自己的头放进索套。他吻她。）

（一阵摩托艇的汽笛声响起。）

——阿加莎•克里斯蒂《无人生还》



方旭《离婚》

“恍惚”的戏里不慌神儿

记者/谢朝海

不管结婚时有多么的真心诚意，一到离婚的时候，人们大都会感慨于婚姻的荒唐与无奈。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的话剧《离婚》，讲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城里一群国民政府中小职员的生活烦恼。故事中的“张大哥”、“老李”等人都挣扎在婚姻与诗意、理想与现实之间，求而不得。故事的开篇便从对“张大哥”这一漫画型的角色描述开始，这个热心而仿佛有些偏执的说媒人，几乎代表了我们之中最安于命运，追求平衡的小市民，主导了整个故事的无奈而恍惚的节奏。

在新开通的15号沿线上，有这么一块地儿：从地铁站上下来，满眼都是



黑车司机，地方挺偏，有点近郊的意思。跟着来接我的哥们儿在一条小路上踏着石子艰难走过去，看他敲开了两扇低调的红木门。门一开，一块漂亮的影壁就把我唬了一跳，转过来再看，好个柳暗花明又一村。

和方旭老师约的采访地点——也是《离婚》剧组的排练场——便在这个精巧细致的小四合院里。真是个妙处！高高的天棚遮掉了大部分的阳光和暑热，宽敞的小院儿里摆设了简单的道具，沙发柔软，饮料冰甜，处处透着古色，展现着主人的品味。

戏剧是个好玩的玩意儿

谈起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排练，方旭显得颇有些得瑟："这儿舒服啊！"仿佛还嫌不够劲儿似的，旁边主演之一的仁龙紧跟着补充："这儿有好吃的！"方旭说这地方属于他的一位热情的大哥，他当年排《猫城记》便是在这儿，熟门熟路的，方便。再加上戏本来就是年代戏，在这么一个古香古色的环境里排练，人更能融进气氛里。

方旭的微博里曾形容一个朋友是现实生活中的"张大哥"，即原著《离婚》中的大媒人。这剧中人竟在方旭的身边，让他也觉得有趣极了。当我问起这位神秘的媒人是何许人也时，方旭哈哈大笑起来：就是借给他排练场的这位大哥。

而且，方旭与这部戏的音乐设计冯满天老师的相识，也是在这个院儿里："见面以后觉得'哎呦呵，相识恨晚'那种感觉。他（即借排练场的大哥）就干那种事儿，给你们俩拴一对，就跟谈恋爱似的。你们俩要是成了，那这事儿我就看着舒服。他特别像张大哥，但他也不是那种传统的说媒人，他拴别的对儿，在这个圈儿里拴各种各样的事儿。很好玩儿。"

事实上，从最一开始，方旭并没有想要排这么一系列的"老舍三部曲"。如果说当年排《我这一辈子》是机缘巧合，那么这次排《离婚》更是如此。**有了《我这一辈子》和《猫城记》两部戏的积淀，方旭对老舍作品的把握愈加熟练，舒乙、舒济两位先生也表示了认可。在他们的鼓励下，方旭开始寻思着再做一部老舍的戏。**开始人们向他推荐的是《月牙儿》，"（他们说）你已经做了一个《我这一辈子》了，再做一版女的。我看完了我就不想做，为什么呢？很现实。今天的人对妓女已经不同情了，他不会设身处地地像老舍一样（看待她们）。老舍完全是站在一个同情的角度，同情满族那些沦落到卖身的女人，这样来写的这个作品。可是今天你提这事儿，大家想的是郭美美，想的是小二小三姨太太。所以我觉得算了，不做这个。"方旭坚持，一定要让观众产生共鸣的作品，才能是好作品。

这时中国老舍研究会的会长关继新向方旭提议：排《离婚》。他开始还有些犹豫，后来听说《离婚》这部作品，是老舍先生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便兴奋了起来。"舒乙舒济二位先生都快八十了，而这个东西以前没做过话剧，这是第一次。我说那既然有个机会，就大家高兴呗。其实我觉得戏剧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是个多么了不得的艺术。它是一个玩意儿，大家一块玩的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盯着观众眼睛演戏，太过瘾了！

即使有了前两部戏的经验，身为"老北京"的方旭仍然觉得在改编剧本上存在着不小的难度。首先便是语言体系的转化。原著中的许多描述性语句、对话，都被方旭改为独白；剧中的诸多人物，也只通过他和仁龙两个人的表演来完成。他们二人时而演同一个人，同时站在台上说不同的话；时而一人饰多角，换身衣裳就成了另一个人。方旭又一次忍不住大笑道：**"我也觉得好玩。比如说我这真给你弄十个人来，着着实实给你演台大戏，就跟《四世同堂》似的，就这么样一个东西有意思吗？不一定。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演法儿，游戏感特别强，观众特别明白你在'扮演'。"**

然而方旭觉得好玩儿的事儿，可让他的搭档仁龙犯了愁。**方旭将女性角色的形象全部虚化，完全靠演员的表演呈现出来。专业学表演出身的仁龙最开始并不接受这种"既无实物、又无人物对象"的表演方式，俩人纠结了挺久。**方旭慢慢和他谈，磨合着、改进着，同时也在找着那个靠谱的调儿。

方旭喜欢京剧里的一桌二椅，喜欢评书，把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意象和虚化用得淋漓尽致。**"平常我们总爱说一句话：'戏剧是自由的。'其实这个自由不是说你想说什么说**

什么，而是戏剧整个表演方式是自由的。因为首先大家都认可：进了剧场，剧场里都是假的。既然说戏剧的前提是假定的，那么在这个假定的前提之下只要演员有坚定的信念——我相信他就站在我边儿上——观众会认这事儿。你演员信了，观众就信。”

方旭相信演员和观众之间交流、表现的空间是巨大的。演出的时候，台上与台下之间，必当存在着一种气场，笼罩在整个剧场的上方。他说从前在蓬蒿剧场演出的时候，和底下观众的距离就像——他顺手指了指我——我们之间的距离一样，观众什么表情，他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我盯着观众眼睛演戏，太过瘾了。当你发现他跟你交流得很好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享受啊！观众自己也可以选景别，可以看全景，也可以看你面部。他们可以看到你面部特别细微的变化，这是小剧场的好。”**

“接地气儿”是方旭对于戏的要求，他在与观众的交流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大家在排练场再咬牙瞪眼，再怎么拍桌子瞪眼，多辛苦，最后站在台上，掌声起来，都值了。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法，大家都是这么爽一下，完了。”

伟大不会为时间所淘汰

根据排练场上的道具摆设，我猜测这部戏的舞美大概也是走简约路线的。果然，方旭向我大致描述了一个重要的舞美设计：从剧场上空吊下来许多有弹性的带子，稀疏不等的，可以像帘子一样扒开。他形容这些悬挂的带子很有二、三十年代脏了的胶片电影一样，下雨似的，让人看不清楚。“这和我们整个戏的主题非常相似。其实这个戏有个关键词叫‘恍惚’。这样人在遮片后面，从观众角度看，就是恍惚的。我就不用再给你解释有多恍惚，在视觉上就能有这么一个效果。”



“恍惚是人的一种纠结和挣扎。离婚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婚姻、男女问题，其实我们想把背后更有意义的东西利用起来。**不管男人女人，都会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挣扎，或者在实际和想象之间会挣扎。你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有，但你总发现这两个（有和没有）之间有一道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鸿沟，你过不去。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你希求的，你就会觉得特纠结，觉得怎么都不对。这个时候，人在这种被撕扯的过程当中就会恍神儿。”**



说起老舍那个年代的“恍惚”，和我们当今人们的“恍惚”，方旭笃定地说：“其实都一样。”**剧本里有一句台词：“（大学）考了五处都没考上，五处的校长都收了我的红包。”这在今天看来仍然现代感很强的句子，事实上是老舍先生原著中的原话。方旭自己也觉得有趣，他在改编剧本的时候，发现许多原话用在今天仍旧不过时，人们“恍惚”的东西几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作为这部戏艺术顾问的斯琴高娃，在之前看过方旭改编的《我这一辈子》剧本的时候就感叹老舍的伟大。这伟大在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沉淀、风云变幻，人们许多内核的感受、感触仍然没有改变，不会被时间所淘汰。

我是“戏剧民工”

在这部戏里，方旭首次尝试了用阮和三弦儿来进行戏剧配乐。他请来了演奏大师冯满天老师和中国曲艺团的高进民老师，为这部戏现场伴奏，还连带着有一小部分的客串。用阮为戏剧伴奏，这可是头一遭儿，方旭还说，这回要用阮弹爵士乐：“满天老师这个特见长。因为他那个阮能出吉他声。”

方旭形容自己是“戏剧民工”。“其实民工啊，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可能就不会计较很多。你愿意为它付出辛苦，去撅着屁股去干一些事儿。”但是他也绝不亏待自己，更不亏待剧组的大家伙儿。组里的伙食总是特别好，坚决不能“对付”。用他的话说，这就是“机缘”，大家因为机缘走到一起，做一个戏，就该慢慢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剧场里的、排练场里的，那种接地气儿的生活。（郝永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离婚》
2013年7月5日—7日 19:30
地点：青蓝剧场
票价：50元（学生票）、100元
订票：
http://m.damai.cn/project.html?id=50357&cpkey=10226
文学顾问：舒乙、舒济
艺术顾问：斯琴高娃
剧本改编：方旭
主演：方旭、仁龙
制作人：崔文嵚



2013年6月23-25日 | 木马剧场 | 两岸三地青年戏剧节
导演：陈仕瑛 | 制作：焦聚场剧团（台湾）

在《三十而立》里往复循环地沉默

文/陈朗xxx 图片由木马剧场提供

我想跟所有的人对话，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次路过三十的年岁。
我想跟自己对话，站在时间的轴线上，用十八来度量三十。
请让我在《三十而立》的碎片里往复循环地沉默。

看完台湾来的《三十而立》之后，相信绝大部分观众都有两个感受。一，被循环往复的结构搞昏了头脑。二，被不经意间流露的家庭生活本真打动了心。

台湾戏剧的先锋性与内地的不同在于，他们更善于融合不同的元素。《三十而立》开始糅合起了电影的元素，就像之前在木马剧场演出的台湾戏《押韵一情歌》中类似电视的形式一样。这种创意的先锋，是与电影等其他门类的融合贯通，着眼点在于戏剧的形式，而不再是仅仅停留于台词本身。相反的是，《押韵一情歌》是一次对台词的反讽和桥段的冷嘲，而《三十而立》的台词则简单朴素。

《三十而立》的结构相当类似电影《罗拉快跑》的游戏形式。毋庸置疑，这出戏刚刚开始必然是以形式取胜。它所要表达的关于等待和家庭的各种可能性，同样以这样的形式饱满且丰富地传达出来。这出戏难免稚嫩，它本身设定的时间跨度太小，几处转场有些力不从心，歌唱部分也略显突兀。这样的机构也给这出戏埋下了最大的隐患，多种可能性的拼贴，上下段落的连接该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三十而立》的处理终究不够恰当，虽然变幻莫测的灯光很好，虽然行动的设计有趣，可惜这种不断重复的相同行为，让观众逐步陷入一种由惊奇到默然的情绪里头。如果转场能够以一种更为巧妙地方式，成为戏剧本身的叙事部分，那才更有看头吧？**

在《三十而立》里，慢动作和快动作，煽情的音乐这些元素都加深了它的电影感。转场的形式虽弱，但煽情的部分相当及时，结尾女孩回家孤寂一人的设置尤其撩人，沉默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最好的感情爆破点。我所说的不是人物的感情爆破，而是观众的。观众在这一刻告别了之前的嬉笑，告别了剧场外面的任何一种情绪，观众被迫面临一次不得不的沉默、思考，甚至把自己掏出来。不得不反观自己。

我记得坐在我身后的一个人突然转头对旁边的人说，“你觉得这一切都是谁的想象？”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鼻头一酸。我难受地开始了对这部戏的新一轮思考。之前的所有家庭吵闹或者戏剧性的小矛盾都不过是一场鬼魂的演出，他们或许只是女儿最后在沉默时间里短暂的想象。女儿作为新一代步入而立之年的孤独青年，她的家在哪里？她该如何选择？她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中年危机都普遍存在于台湾社会？



女儿是不是只是在回到家的那一瞬间，发现房子空落落的，她突然发现空气里没有了等待，没有了吵闹，没有了馒头的味道，终究是有些不适应不习惯的。到头来还是发现，失去了那些，家就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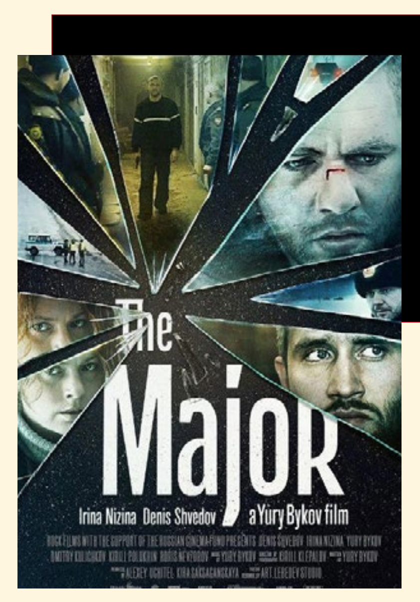
我想，大多数青年观众，尤其是远离故里的观众，开始把自己的故事往上拼贴，开始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故事的循环里面，开始以一种出于自我的对于家庭建构和家庭认知，进行了一次情感上的回归。

如此朴实地打动到我内心最深处关于家乡和父母、关于家庭和传统的那部分柔软心境。朴实如白水的对白，循环反复的生活琐事。**这些都是来源于生活本真的桥段，时间限定也只是短暂的午后，一盏茶的时间，可偏偏导演的这种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懒散投机之举，狠狠击中了东方人普遍的而立之年的困惑，以及对于上一代人的情感矛盾。**

可惜，三十岁的人又能做出点什么？在最后的沉默里，女儿在想什么变得不再重要，这出戏最后的完成终究还是在观众的内心。所以，每一个观众在那段沉默里究竟在思考什么？哪些家庭往事的桥段——浮现？自己的长辈对于自己的期待又是如何？而等待又究竟是不是同意的熬煎？这些故事一定比戏剧本身更为精彩。

我想，这是每一个步入三十的人应该面临的抉择和反思。**在散场之后，所谓的结构和先锋因素都将被忘却，光秃秃地仅仅剩下它的内核，它发出的叹息或者它质朴的光芒，是停留在观众内心最后的一次阴影。**我倒是希望，它真的如同一束光，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能再回来，回光普照。

北京，夜深了，整个城市陷入了最后的沉寂，你是不是同样和那个女孩一样，陷入了抉择和思考之中。



特别推荐 | 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警界黑幕》

导演：尤里•贝科夫
制片国家、地区：俄罗斯
上映日期：2013-5-22(戛纳电影节)、2013-8-8(俄罗斯)
主演：德尼斯•什韦多夫、伊琳娜•尼兹纳、伊利亚•伊萨耶夫
　　　尤里•贝科夫

影片有着俄罗斯电影一贯的冷峻严肃的自然背景和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人性的拷问显得格外张力十足。在一个雪天的早晨，警局副局长谢尔盖由于急着赶到医院看望即将生产的妻子，在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名小男孩，慌乱间他打电话向警局的朋友求救，随后警局上下为了帮助他掩盖罪行，四处消除证据，甚至杀人灭口。于是为了一个谎言，无数的补救行动接连发生，无辜者丧生，而谢尔盖也面临着道德和正义的双重煎熬。导演尤里•贝科夫一人包揽了影片的编、导、演，以及音乐创作。

获奖：2013 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导演
　　　2013 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影片
　　　2013 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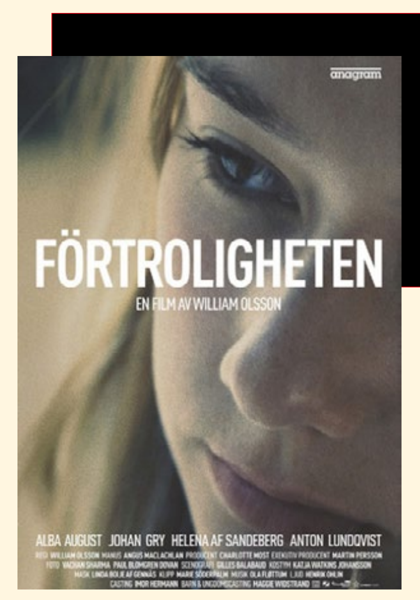
UFC格斗赛场电影 | 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女主角

《激战》

导演：林超贤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香港
上映日期：2013-8-16(中国大陆)、2013-6-18(上海国际电影节)
主演：张家辉、彭于晏、梅婷、李馨巧、安志杰、李菲儿
　　　高捷、刘畊宏

林超贤导演在张家辉的鼓励下，终于暂别警匪片，出手拍摄了他一直想要拍摄的题材。虽然故事情节并无太大新意，无非是人生落寞，怀揣着各自的失意狭路相逢，最终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继而走出一片天的励志片节奏。但在华语片中，如此张扬地展现肉体搏斗，并用大量镜头直接表现MMA的场面，还是很难得的。片中张家辉的演出毋庸置疑，也因此获得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主角殊荣。令人比较意外的是，片中的小女孩，来自马来西亚年仅10岁的李馨巧，爆冷获得最佳女主角。

获奖：2013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男主角　张家辉
　　　2013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女主角　李馨巧



北欧 | 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信赖》

导演：威廉•奥尔森
制片国家、地区：瑞典
上映日期：2013-1-31(哥德堡国际电影节)、2013-6-14(瑞典)
主演：约翰•格莱、阿尔巴•奥古斯特、海伦娜•阿芙•桑德堡

这是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风格上（镜头、画面、色彩、故事节奏等）极具北欧特色。导演运用绘画般精致唯美的镜头语言，在柔美的光线下，节奏舒缓地陈述着少女在人生特殊时期的心理状态。影片涉及代际焦虑、恐惧、幻想、压抑和纾解，所有的元素几乎都可以视为一种象征：那飘扬在唱诗班上空的天籁般的歌声、在暗夜潜入少女卧室的面具人、那弥漫着雾气的森林、那划过夜空的流星。故事终究还是关于家庭和爱，无论这中间隔着多少成长的代价。

获奖：2013 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评委会大奖
　　　2013 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编剧
　　　2013 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摄影



影评赏析

《春光乍泄》

导演：王家卫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香港
上映日期：1997-5-30
主演：梁朝伟、张国荣、张震

影片又名Happy Together，延续了王家卫导演一贯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对同性恋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引申出王家卫对1997年香港回归所做的思考。王导在谈到这部影片人物时说："想离开香港，来到世界另一头的阿根廷逃避现实，却发现越想逃避，现实越发如影随形的跟着自己，无论到哪儿，香港都存在"。"流浪与回归"也是当年港人的主要话题之一。

重要获奖：1998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梁朝伟 及 其他九项提名
　　　　　1997 金马影展最佳摄影 杜可风 及 其他两项提名
　　　　　1997 戛纳电影节(影人类) 最佳导演 王家卫



陈朗xxx专栏



为什么流浪——《春光乍泄》

黎耀辉说，“在返香港之前我在台北住了一个晚上，我到了辽宁街，夜市很热闹，我没见着小张，只看见他家人，我终于明白他可以开开心心在外边走来走去的原因，他知道自己有处地方让他回去。”

那个晚上，黎耀辉坐在台北市声息喧哗、蒸汽弥漫的辽宁街小吃摊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找到生存之根的喜悦。经历了重重的艰难跋涉之后，黎耀辉终究寻觅到了一处可以泊定痛苦、孤独的生命之舟，同时也为自己漂泊无定的精神流浪画上了一个向现实人生复归的休止符。

看到最后，我方才明白，“我们看完瀑布就回香港。”清淡的语气之中，却有着那么漫长、艰难、苦痛、孤独，甚至互相折磨的记忆，看似是地球另一端到这一端的空间变化，也仅仅只是黎耀辉所说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了。”对于他而言，更是一场内心长途的跋涉吧。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野外的公路，海滨沙滩，还有湖面。



我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那个夏天看的《春光乍泄》，电影开篇的黑白公路，汽车，无限漫长的路途，以及荒原般的野外，都劈头盖脸地涌向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冷漠，什么叫荒凉，但看着看着，你就明白，黎耀辉与何宝荣他们之间那种那么近却又那么远的距离，叫做爱情里的权利斗争。**

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大街想象成北京的三里屯，或者长沙的五一路，夜晚灯红酒绿的酒吧熙熙攘攘，灯光把冰冷的街面映照得血红。何宝荣在这里周旋于各色男人之间，享受着酒精的麻痹和调情的片刻欢愉，多像是萨克斯吹奏的阿根廷音乐，甚至你能分明地看见何宝荣身上逐渐升腾而起的孤独、彷徨、无人理解的灵魂。它像是黎耀辉蹲在街角，靠在酒吧的窗前，躲在厕所，站在空旷的野外，抽着烟时吐出的云雾。那些云雾在暧昧的情愫里发酵、蒸腾，像是一股看不见的强大气流，裹挟着都市沙漠里纠缠于情情爱爱的现代人。

这一切看似空旷的世界，没有船的湖面，没有喧嚣的沙滩，黎耀辉与何宝荣之间不可能存在的交流，各自固守的内心，多么荒唐却又真切的隐喻，他们渴望爱，却又害怕开口。

出租房的楼梯，走廊，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巷道。

何宝荣说，“我想让你陪我一会。”黎耀辉却转身而逃。看到这一幕时，我在节奏轻快的音乐声里呆滞，脑子抽空。谈不上什么感同身受，也不能道尽你的体悟。这种时刻，不同于第一次表白却遭遇对



方逃跑的情景，那是害怕感情的逃避。而黎耀辉转身逃走后，时间是凝固的，空间像是一个通道，一个牢笼，里面关押着欲望与痛恨，我相信黎耀辉内心充斥着报复的快感，同样又压抑着一股克制的痛苦。

这一切多么像是自我内心的牢笼，自己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

看似两个人的挣扎，其实只是在情爱里的独角戏。那高悬的楼梯，空荡荡的走廊，都是黎耀辉与何宝荣各自的空寂内心，彼此的分离与隔绝。

我记忆最温暖的片刻，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午后的巷道末端。踢球的少年，炫目的阳光，朦胧的身影。黎耀辉在渴望一种接近，一种挣脱，却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自己内心世界的动荡不安。

我想到《半生缘》里，曼贞呢喃地道出："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酒吧，餐厅，电话亭，还有街上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以及昏昏暗暗的出租房。

我时常跟人津津乐道地讲起一个情景，何宝荣与黎耀辉在昏暗拥挤的小屋里跳探戈，暖黄的灯光，阿根廷异域的音乐，你感觉到的是暧昧不明的情愫，或者还有一种彻头彻尾的孤独。

我一直不理解，也不能去理解，是后来有人说《春光乍现》里的政治隐喻，当有人说这不是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么一点，虽然我并不喜欢扣上政治的帽子，可偏偏是97年，偏偏是一段漫长暧昧，角力斗争的感情。

不久之后我了解到，探戈这种舞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力量的博弈。当人们津津乐道地去描述其中的温暖与美妙之时，我也慢慢感觉到了从中渗透出的孤独感，在曼妙的音乐之下，却仍旧还是不肯放松的斗争。感情里的人都乐此不疲地玩弄这样的技巧或者阴谋，一旦被拆穿，失败，却不肯妥协重新洗牌。

于是，何宝荣对黎耀辉说，"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两人在拥挤的屋子里，互相继续猜疑，互不信任，挑剔，斗嘴，继续争吵到藏起你的护照，翻箱倒柜，甚至有时候长时间的缄默，而打破安宁的却依旧是无休止的吵闹。他



们的对话，离不开生活的琐碎，不过就是工作糊口，给对方煮一顿饭，也没有什么谈情，没有什么说爱。

他们只是一次次地互相伤害，然后在对方受伤生病时才愿意放软自己。

阿根廷的大瀑布，世界最南端的灯塔，台北的辽宁街夜宵摊，还有远方的香港。

何宝荣最后住进了黎耀辉当初租的屋子，而黎耀辉也看到了大瀑布，小张站在灯塔下，听着录音带里的两声哭泣。

"不如重头来过。"

何宝荣把过往重新洗牌，这些黎耀辉走过的路，他还是要再走一遭，只是这一遭，是一个人。

"我终于来到瀑布，我突然想起何宝荣，我觉得好难过，我始终认为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一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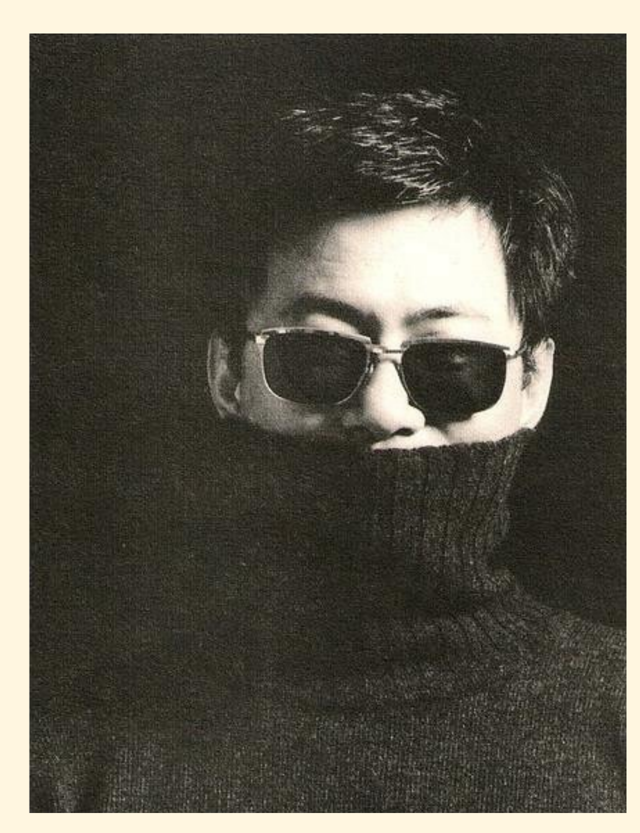
黎耀辉看到了，他想，该回家了。

"到了尽头，我想回家。"

小张伫立在灯塔之下，而世界那头的台北，黎耀辉正在辽宁街的小吃摊前吃一碗面条，他回到了华人世界，很快，就要回到香港了。

1997年，春光乍泄之时。

一个人仍旧在流浪的路上，而另一个人却已走过了一段长途的跋涉，消失在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王家卫

· 1958年7月17日生于上海。
· 他的电影是一个具有独特的、颓废的或者说是虚无的世界，虽然根据影片会有不同时代的设定，空间的设定也不同，但是他描写的世界总是一样的，俗称“王家卫式”的电影美学。



主要作品：

1989《旺角卡门》
1990《阿飞正传》
1994《重庆森林》
《东邪西毒》
1996《堕落天使》
1997《春光乍泄》
2000《花样年华》
2004《2046》
《爱神》
2007《蓝莓之夜》
2013《一代宗师》





影人独语

厨房里有煮好的饭，另外我还买了几个杯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都会被打破，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个，到有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

——《旺角卡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重庆森林》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终于来到世界尽头，这里是南美洲南面最后一个灯塔，再过去就是南极，突然之间我很想回家，虽然我跟他们的距离很远，但那刻我的感觉是很近的。

——《春光乍泄》

我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以为有一天我还会回来。想不到那次是最后一面，从此我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事，回头无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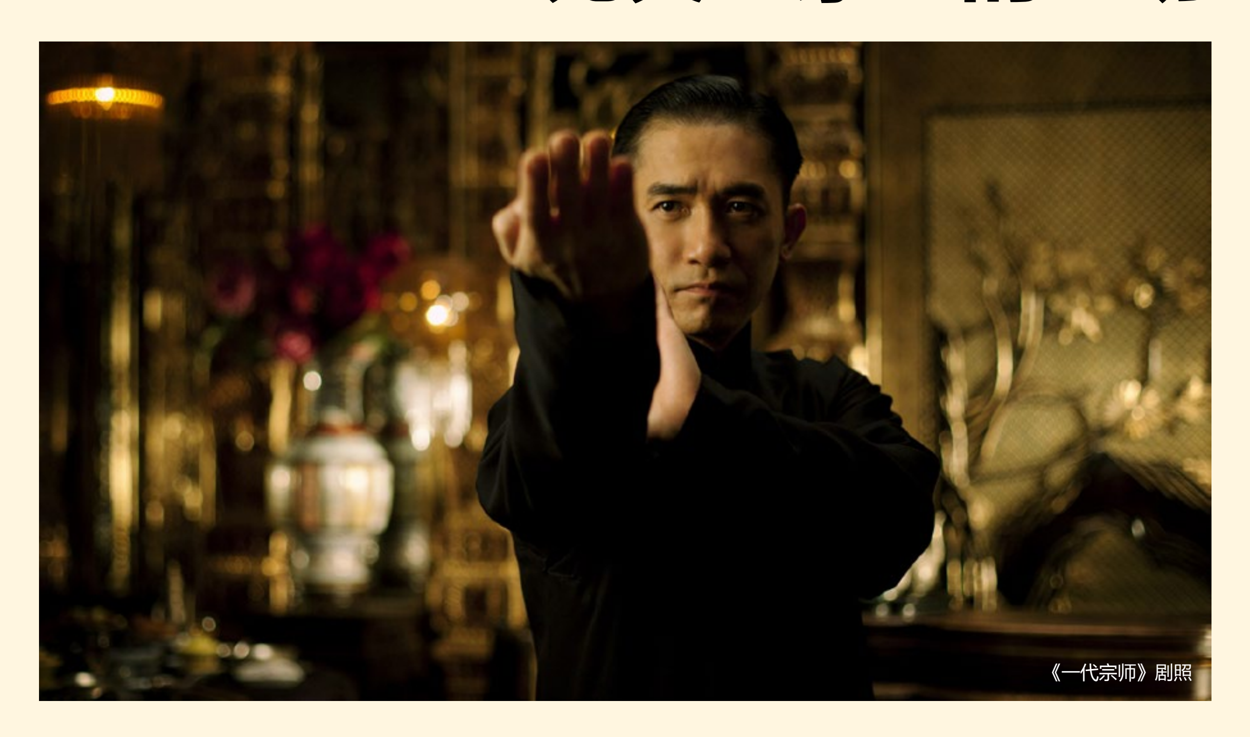
——《一代宗师》



陈朗xxx专栏

影迷人VS.影人

他们说我的爱情荒谬得一无是处
——无关王家卫的一切



《一代宗师》剧照

1

2013年6月，L跟我聊天，谈起了伍迪•艾伦关于“爱情与艺术”的“谬论”。那是半年来我们第一次说话。上一次恰逢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上映，L在给某知名电影杂志写影评。

我至今也没去看发表后的文章，倒是记忆里深深烙着一句话，L开篇提到的，“王家卫还是那个王家卫，真武侠还是花架子？”我看了几遍还是没法帮L修改什么。那段时间，应该是短短三天而已，我们在一间狭小拥挤的房子里，上网、聊天、吃面包、L不停地画画、我不停地看书。而后一起看电影，是林奇的《蓝丝绒》，好几遍也没看完。到了凌晨洗澡，一起在一张小小的床上睡觉，短暂的几天，肉体上浅尝辄止。跟《春光乍泄》不同，我们没有什么话也没有舞蹈，只有画画与电影的台词。

那个时候L给我看画，是最近画的，一个女人的身体，色彩夸张凌厉，像野兽又像冰冷的物体。我不知道该评价什么，L只是说送给一个很好的朋友。第二天早上L出门



《旺角卡门》剧照 《阿飞正传》剧照 《重庆森林》剧照 《2046》剧照

后，我偷看L的日记发现，不是什么很好的朋友，是个深爱的情人。那个时候，我看着L的日记直直地想哭。

2

“已经是第187天了，在我们分手的第187天里，我终于忍受不了你对我严重的生活骚扰。我承认在我们分开的日子里，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甚至若无其事的像一个喜剧演员，而你则像一个幽灵一般，无休止的干扰着我的生活。从我第一天睁开眼开始，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露着像过去一样的笑容冲着我傻笑。洗脸刷牙的时候，你会从镜子里钻出来，嘲笑我有个像篮球一样偌大的头。我选好衣服，登鞋出门上班，你会在公交车的窗户外探出头看我，如果我选择转过身，你又会在地铁里和我相遇。为了能在上电梯的时候将你关在门外，我用力地摁着关门键，却将自己的领导夹住。在公司里你依然不会放过我，在我闭上眼睛，幻想和那位靠窗的帅哥在厕所里偷情的时候，你会在我偷情的关键时刻出现。最可恶的是，幻想也就罢了，在我和情人缠绵的时候，你会坐在客厅里，看着我们裸体地做运动。ok，那我就不做了，我去厕所坐马桶好了吧，那么你也会骑在我的脖子上，看着我坐马桶。疲惫的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你会出现在我们常常牵手散步的地方看着我。

我说这够了吧，过去就过去了，何必一直重复上演苦情戏呢？终于被折磨了一整天，可以倒在床上睡觉了，你却出现在我的枕边，翘着你的兰花指冲着我发呆。

6个月来我被你折磨的体无完肤……

唯一快乐的是我会在梦里躲避你，奇怪的是你不会在梦中打扰我，唯独有一天我在梦中撞到了你。你站在高山的顶上，瞧着兰花指。我对你恶狠狠的说：‘不要再翘兰花指了’。于是你抱住了我，然后雾气升腾，下起了小雨。你最爱下雨，我们曾在雨天里一起打伞，一起淌着雨水散步。当我渐渐醒来的时候，汗水将衣服都浸湿了。”

3

我不希望L看到这篇文章，可惜这不是柬埔寨的那个可以说秘密的洞，也不是世界最南端的灯塔，更不是可以第二天就过期的凤梨罐头。如果你某日看到了，希望你好，你爱的那个人也好。

L近日和我聊天，还是老样子，不得不想起L的那句影评，“王家卫还是王家卫”。你又何尝不是呢？我不知道这些唠叨你会不会明白，**看完《一代宗师》那个晚上，我激动得半夜没有睡觉，网上的一片骂声我都没有去看，你那最终被编辑更改的文章我也没有去看。我一个人窝在三环的宿舍里，抱着被子一个劲儿地激动，甚至泪没少流。**

没有几个人明白的，对吧？

我看《旺角卡门》的时候，在一个叫沅江的县城里给学校校刊写文章，在文学社里爱上了一个女孩，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是爱情，只是喜欢藏她的东西，然后装模作样地找到并送还。“杯子，我找到了。”她也装模作样地让我藏，这种游戏玩了半年，之后就是毕业，再之后，我只要买一个杯子就能想到她，就像一个噩梦，挥之不去。

后来喜欢上的是P，比我大，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那场爱情里失败地彻头彻尾。如今我却觉得这种失败才是我需要的，并为此自豪得比P的胜利更厉害。P孤独得要命，像个无脚鸟一样漂泊在国内外各地，而我，只能在高中校园里逃逃课，翻翻墙。我甚至为了这种没有因果的爱情租房，写长长的日记，在学校校刊上发表那些酸腻的文字。那个时候没人明白这些东西背后的情感，我哪敢说，我是失败者，我们历来觉得爱情里的失败者都是可耻的，**其实，爱情里有胜利者吗？《阿飞正传》里又有谁究竟赢了呢？**

4

我和好多人说起过我的爱情，他们都说我是天生的讲故事的人。

我从来不讲故事，王家卫从来不讲故事，他只讲他的小情小绪，只讲那些想得到却得不到的情欲。

我刻意让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去看他的电影，然后再从头回顾，却发觉自己这么长时间的情情爱爱不过是一部部王家卫电影的现实投射罢了。看再多场他的电影，却只是在同一个梦里游荡，王菲在663的家里唱《梦中人》，那所有的观者又何尝不是王家卫制造的梦中之人。我是这样，现代社会里的你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5

L还是变了，就像王家卫是不是老了，《一代宗师》里开始讲起了饶舌的话，絮絮叨叨不像以前的小情绪。

L与社交网络从不沾边，说自己并不希望大家了解自己。我说L活得太闭塞，L说是。我问L怎么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世界的关系。L谈到了伍迪艾伦的“谬论”，爱情与艺术就是解决的办法，所以L每天画画，努力恋爱。

说这话的时候，我听得相当难受，我和艺术不沾半点边，恋爱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了体味。爱了好久好久的人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相聚。**而如今每天生活在被社交网络包围的世界中，我像极了无脚鸟，像极了流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何宝荣，像极了在一家家便利店中找第二天过期的凤梨罐头的223。**真可悲，那个女孩现在不写小说了，P去了美国，在新的花花世界里游刃有余地游走，之后的人相继幸福得要命，唯独我中了王家卫的毒，再也没走出这些光影的怪圈。

6

我告诉L，我7月要去一个极小的县城生活一段时间，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远离社交，远离网络，远离人群，封闭起来。然后写厚厚的日记，看大部头的电影，开始决定拍点什么，等夏天快要过去了，再把门打开，好好去爱一个人，那个时候，我或许可以说，王家卫对于我而言，一无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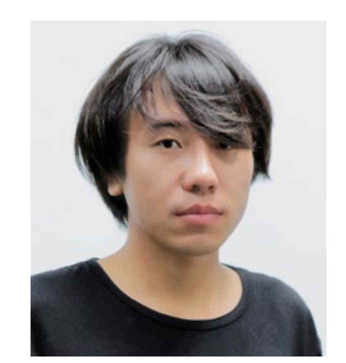
也就难怪，他们告诉我，我会讲故事，可我的爱情对他们却一无是处。

如果，你不是一个孤独得几乎可耻的人。

2012年6月，山东济阳（黄河系列）

【水經圖志】

编辑 / 何脑斯



摄影师：李红强

86年生人，籍贯山西大同，现居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在读，《水经图志》是他的毕业作品，历时一年拍摄。
个人网站： http://lihongqiang.lofter.com/
（@cafa李红强）



2013年3月，湖北秭归-2（长江系列）



2013年4月，重庆奉节（长江系列）

摄影师自述

2012年5月至2013年5月，我沿着长江，黄河，往返于上海—云南，山东—青海之间，两万多公里的行程，无数次邂逅，看到的景，遇到的人，经历的事，留下无数次鲜活的记忆和故事。拍长江，黄河，留下一个民族的印迹，我个人的探索之行变得有意义。虽然摄影作品只是整个世界的一瞬间或是一个角落，但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作为我行程中的南北两条路线，我希望能突破以往支离破碎的、随意取景的收集式拍摄，尝试一种新的视角、即以整体的视角主观切入，客观记录，使得观众能够通过我的摄影作品，了解我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独特感情及整体认识。“我心中的长江，黄河一半凝固在河道上，一半游走与交错在心中”。摄影是凝固的观看，我通常会在静观中寻找我的“感观世界”。在那片刻的注视中，我所面对的风景如静物一般，它留有时间的痕迹，它的短暂沉默，带有一种忧伤的诗意。 “我自己的长江，黄河”影像表达爱与哀，生与死相关的经历，表达特定地域的文化秉性和气质，这是一种介于纪录片与‘私影像’之间的影像状态，超越风景的普遍欣赏趣味成为诉求。

2012年6月，山东滨州（黄河系列）



2012年7月，河南会盟（黄河系列）




1


2


1


2


3


4


3


4


5


6


5


6

1 2012年7月，河南荥阳（黄河系列）
2 2012年7月，山东济南（黄河系列）
3 2012年7月，山东鱼山（黄河系列）
4 2012年8月，山西垣曲（黄河系列）
5 2012年10月，甘肃兰州（黄河系列）
6 2012年10月，甘肃兰州

1 2012年10月，甘肃武川（黄河系列）
2 2012年10月，内蒙古杭锦淖尔（黄河系列）
3 2012年10月，内蒙古乌海（黄河系列）
4 2012年10月，山西龙门（黄河系列）
5 2012年10月，山西龙门（黄河系列）
6 2012年11月，陕西华阴（黄河系列）











编者的话

李红强的照片在现今的纪实摄影图海里是一个异端。他的照片不优雅也不粗俗，不晦涩也不直白，明明是对长江黄河流域残忍地写真，却又不象卢广的照片那样揭开皮流出脓露出肉让人疼痛。李红强的残忍是具有显著的幽默感的，这些幽默感与严明很有些相似，但又没那么炽烈，温吞吞地逗乐，乐完了又不是很确定笑点在哪里。可反思起来，又似乎没那么写实，反倒有种马良式的荒诞？他的片子里很多元素的出现让人啧啧称奇：吊起的扒皮羊旁边站着一个黝黑的老汉、巨大而残破的雕像下面两个青年正在扭打、黄泥滩上人民正在当作海滩一样戏水……让人一边无法理解一边又暗暗叫爽。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残酷而幽默的巧合，都是李红强在长达一年时间里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台6x7大画幅相机往来于长江与黄河流域用命换来的。这只是一组央美学生的毕业作品，甚至作者本人说拍完这组之后两三年不打算拍照了，但这组纪实盛宴的营养却让我义无反顾地把它们推荐给你们。

1 2012年12月，山西罗峪口（黄河系列） 2 2012年12月，山西吴王（黄河系列） 3 2012年12月，山西罗峪口（黄河系列）
4 2013年2月，江苏张家港（长江系列） 5 2012年12月，陕西清涧（黄河系列）


《六河图说》

一个分成两半的DEAB

编辑 / 何脑斯　记者 / 布罗迪报告



程新皓，网名DEAB，图虫网创始人之一、总编，OFPiX摄影师，专攻严肃纪实题材，北京大学化学博士。代表作《小村档案》组照。


《小村档案》

写在前面

程新皓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DEAB”。DEAB据说是一种化学物质的名字，摄影圈对于这种深奥表达了愤慨，一致把他叫做“呆博”。可他一点也不“呆”，相反，他的睿智常常不经意地闪现；可他确实是“博”——他作为一个化学博士刚刚从北大化学系毕业，毕业论文题为《基于静电相互作用的两亲分子自组装与应用研究》，听起来乏味到完全不应该出现在一篇关于摄影的采访里。然而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摄影师，甚至是鼎鼎大名的图虫网的总编辑。他希望用镜头记录现实，改变现实。**他的《小村档案》组图讲述了昆明滇池东岸宏仁村的抗拆迁故事，他自身又作为一个参与者，帮助村民们一起获得了抗拆迁斗争的胜利。**

太分裂了，就像卡尔维诺笔下那个身体一分为二的子爵。不过这种分裂的生活即将结束，在历时五年“媳妇熬成婆”的博士毕业后，他彻底离开了化学，成为一个纯粹的摄影师。**有人曾在他的图虫留言板上说“化学博士，玩摄影别影响事业”时，他理直气壮地点头，因为摄影才是他的事业。**

谈到这个选择，他认为“不觉得是放弃了什么”，因为双重的生活同时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作为摄影师，他用一种单纯的眼光凝视照片，好奇地探究着摄影的诗学；身为一个博士的严谨和务实又促使他以理性来构筑一个个具备现实价值的视觉故事。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特质，却在他的照片中融洽地共存，就像他本人一样。**胡乱引用一下DEAB本人的科研成果，基于理想作用的两部分，DEAB是如何自组装成一个完整的人，你也许可以在这篇访谈里瞥见端倪。

跨界者与塞翁失马

《文周》：你是北大化学系的博士，却在毕业后选择做一个自由摄影师，是什么促成了这样巨大的转变？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种想法？

DEAB：其实从高中时候就开始喜欢拍照了，不过比较讽刺的是，读研一的时候，也就是刚确定了未来五年将作为化学研究生的时候，我才明白自己想走摄影这条路。不过既然木已成舟，那就还是读完，然后再看看这些年能为拍照这条路铺垫些什么。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塞翁失马的事情。如果没有留下来，我也不会跟着北大的朱晓阳老师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也失去接触和了解小村的机会；也不会认识于坚老师，任悦老师，从而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明白自己的期盼，并对摄影道路形成清晰的看法；更不会有OFPIX摄影师的身份，也就和现在的朋友们陌路终生。人生就是存在这样一些关键的选择，正是对这些选择的答案，决定了现在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很庆幸做出了当初的选择。

《文周》：这么看来这个过程坎坷又充满惊喜，放弃了很多也意外收获了很多。

DEAB：其实我也不觉得是放弃了什么东西，毕竟只要经历过的东西，都会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都会有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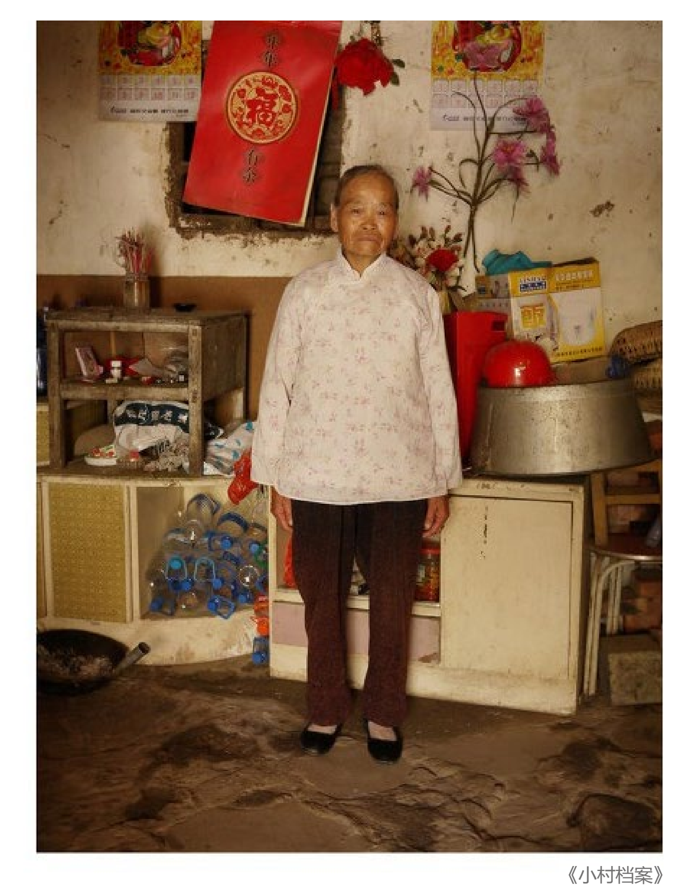
《文周》：摄影领域的什么最吸引你？

DEAB：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喜欢，也感觉自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我来说摄影这样的东西或许更为直接，也更感性，虽然我总喜欢把它包装得看似理性。

《文周》：为什么要包装得理性？直接和感性不是摄影的优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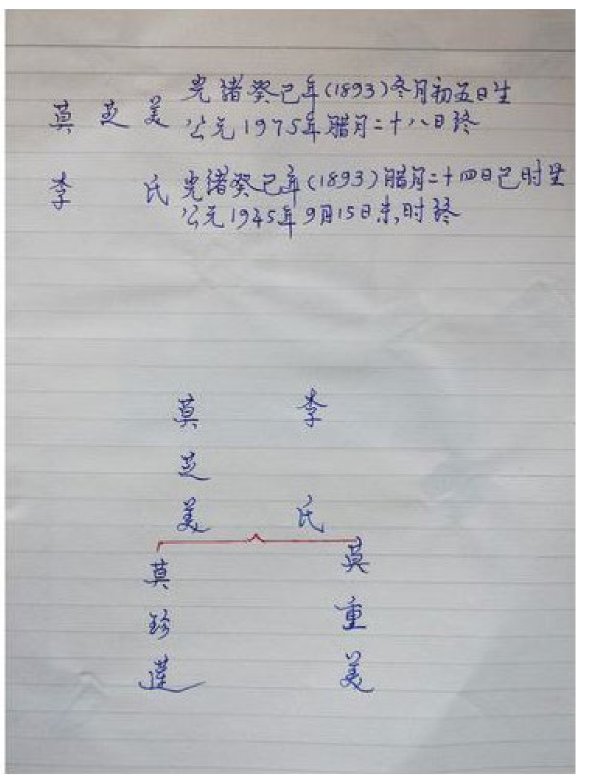
DEAB：摄影在骨子里是直接的，是关于所谓"此曾在"的切片，但在做摄影的时候又不能太直接，不然就被图片牵着鼻子走了。**我觉得摄影不能是简单的表达，或者拍点玄乎乎的图片，再配点自己也搞不懂意思的文字，而要去构筑一个有意义的文本，落实到具体的东西上去。**那就要求理性了，得先明白自己在关注什么问题，并且做实际的调查，了解各方的看法，最后转化到视觉层面上。





《小村档案》





《小村档案》



《American Power》by Mitch Epstein

《文周》：所以你还是比较重视摄影的功能性，尤其是社会意义上的。其实从你的照片，例如《小村档案》中，可以看出对社会问题系统和集中的关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摄影的社会性的？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

DEAB：其实也不能说是功能性，我倾向于回到根目录上，不是按现在流行的视觉，或者按照摄影史的脉络，而是简单的思考照片本身。**虽然照片的社会意义一直在变迁，但它作为视觉证据的角色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单纯想了解利用这种视觉证据能够构筑什么样的文本。当然，这个文本也会具有社会性和功能性，但这是照片本身的属性，并非我希望强加上去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希望用照片去做些事，改变些东西。像我比较喜欢的Mitch Epstein（美国著名摄影家），他拍的《American Power》实际上就是在关注具体的能源问题，通过视觉的东西把这个说不清的东西呈现出来。不是给出具体的答案，而是把其中的各种片段的关联表现出来，作为视觉证据。

《文周》：这个说法倒是有点出人意料，这么说来，你更关注的还是摄影或者说照片自身，却附加地获得了社会性的外延？

DEAB：仔细想想其实也是没法分开的。虽然拍照片的时候还是在尽量地少代入我的观点，不过在整个框架的预设上还是跟我的立场分不开。像小村档案，因为我本身就卷入了这个事件，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和拆迁办对抗，要说在照片的拍摄和编排上完全不带上这种立场，也是不可能的。**布列松总喜欢把自己藏在镜头外面，我感觉这本身就是比较假的。自己本来就是在场的，却想装作不在场，反而就刻意了。那么就大大方方的让村民对着自己的镜头，让观看的人感受到这是一个在场的镜头。**只不过在这中间我的确在尽量避免视觉上的修饰，试图制造一种“客观”的影像，这种影像能够包含足够多的细节和丰富性，能够让观看者自己去看到，而非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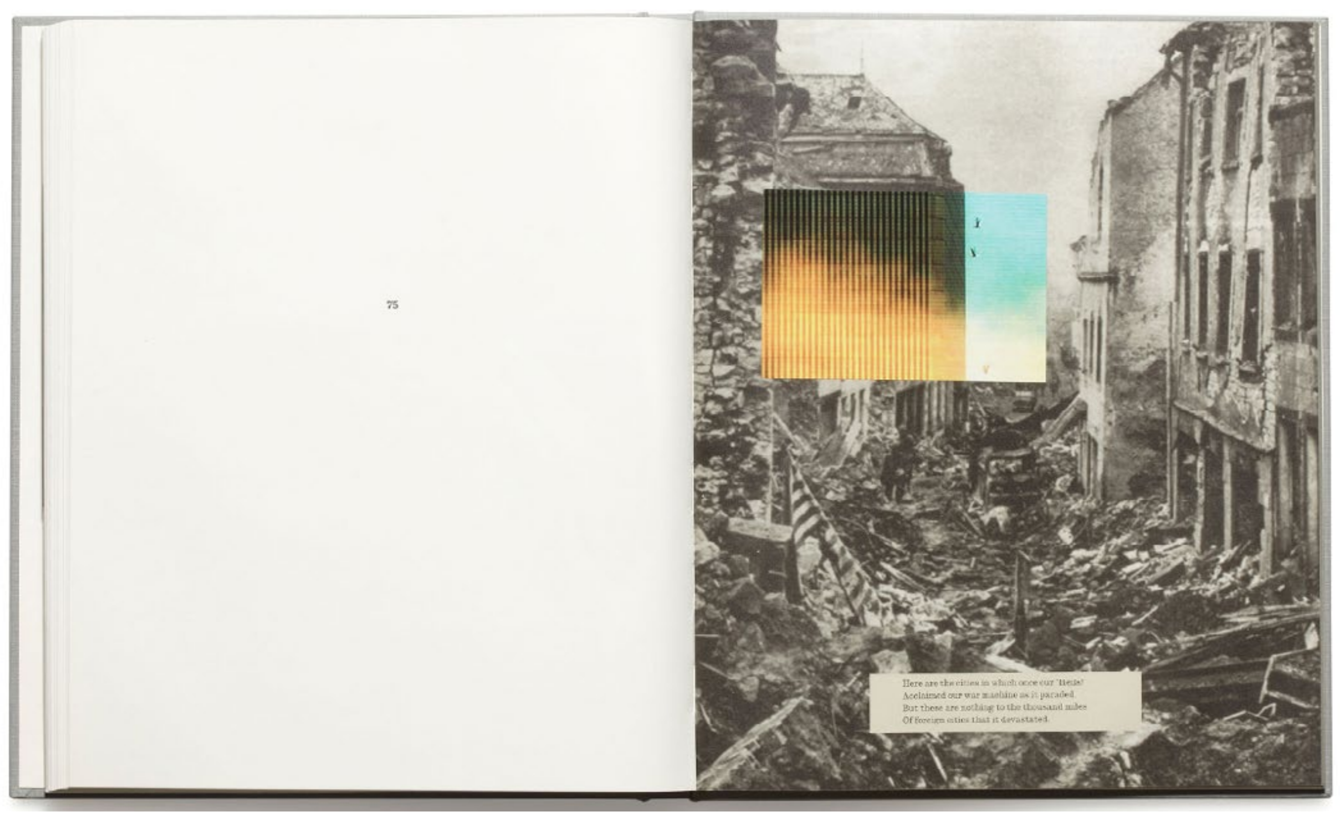


《小村档案》

记录者与乐观的悲观主义

《文周》：你的影像应该可以归为纪实类，然而纪实的客观问题却常常引起争议。像20世纪初期那一代纪实摄影师们，大都抱有崇高的信念，希望用摄影客观地记录社会现实，期待以此改变社会，同时却因为自身的预设立场问题，在客观性上反而遭到诟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在《小村档案》中你的影像选取编辑，肯定也糅合了你本人的价值判断和理解，你认为这和所谓“客观性”矛盾吗？

DEAB：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照片本身来回答。照片本身并不仅仅是现实的能指，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这里所谓的现实，是透过照片的一种想象。所以**摄影的可操作性很大，通过增减，改变视角，或者刻意的编排对比，都能够产生实际中本不存在的意义。在此情况下，如何谈客观呢？这似乎是个很绝望的事情，但是实际也未必。**首先，照片包含的信息比拍摄者所希望的还要多得多，再添加其他的辅助材料，观者自然能看到比作者的观点还丰富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拍摄者也不能认为无法达到客观就随意妄为。**虽然绝对的客观并不存在，但绝对的偏见是存在的。至少在去拍摄之前，要对涉及的题材做一个基本的了解，相关的学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然后在拍摄中实际参与的人是怎么看的。之后把自己实际制造这个文本的过程也体现在文本之中，而非去伪造一种上帝视角的感觉。**其实人类学者也进行过类似的讨论，结果就是说，必须明白所有文本都有其具体的制造过程，要在文本的制造过程中注意保留材料的开放性，不去刻意掩饰什么，不因为提出什么理论而去歪曲解释材料。摄影在这方面有先天优势，因为照片本身就是开放的。



《War Primer 2》 by Broomberg & Chanarin

《文周》：看来你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所以说，其实所谓“主观/客观”的二分法是一种至少在摄影领域局限性很强的范式，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相应的问题。更需要强调的是信息怎么尽量无障碍和开放地传达，在这方面就需要拍摄者多思考和努力了。

DEAB：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的确。只停留在拍出来的照片的话，我是很悲观的。影像文本被制造之后，总是会被不同的人利用，放在不同的场域中，产生不同的语境，制造不同的意义。所以照片被生产出来只是一个开始，更关键的是如何去使用。甚至我们刚才谈到的客观性等等也只是停留在照片拍摄的瞬间之前。**同样的照片，放到摄影论坛里，放到学术论文中，放到社交媒体上，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使用这些照片去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包括去像当初的社会纪实摄影运动一样，去参与和改变现实。**对于那些我关注的事件，比如小村的拆迁，北京的垃圾处理，我还是希望能够用这些照片去对现实产生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拍完照片之后做更多的努力。**

《文周》：此外，在《小村档案》中，我看到的是一种几乎可以称作事无巨细的记录，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文字性的档案。在你看来，是不是因为光有照片还太过单薄，需要辅以详细的文字性资料，才能保证影像的信息量和对意图准确的传达？

DEAB：我觉得影像有些时候是很无力的，有很多背景也只能通过文字去表达，即使能够勉强去做，实际上也是些很符号性的影像，和文字的功能类似了。所以文字和影像两种文本的并置或许是解决之道，不是用图片去证明文字，不是用文字去解释图片，而是两种文本并置，产生互文，然后1+1>2。这个方面，最近很着迷于Adam Broomberg和Oliver Chanarin的尝试，Chanarin是个文字记者，他俩一直一起做书，都是文字和图片混在一起的，我买过本他们的画册《Fig.》，很有趣。我觉得这或许真是种可行的方法。





《小村档案》

《文周》：互文这个想法是很好，现在也不能太孤立地仅仅把“拍照片”当作摄影的全部了。摄影在不断被挖掘的同时被质疑，到现在也许有点油尽灯枯。尝试和其他的表达手段结合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DEAB：嗯，我是这样想的。

《文周》：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看得懂你的照片，或者认为你的照片”不好看“。你觉得你自己的照片“好不好看”？如果“不好看”，那为什么不拍得“好看”一点？
DEAB：哈哈，太尖锐了！我拍照没从“好看”的角度去考虑。我觉得以“好看”为目的的可以统称为糖水片，布列松是此中大师。像他那样以结构为照片的出发点真的就把摄影简化为几何训练了。比如“决定性瞬间”，虽然布列松说是完美表现事件的瞬间，但从技术上讲都是几何上的问题，最后关注点全到“好不好看”上面去了。 所以我还是想更多的回到根目录来说摄影本身，而非把摄影还原成审美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有的时候还是要兼顾一下视觉，毕竟摄影还是视觉的东西。

《文周》：介绍下你正在进行中的新项目？
DEAB：一个新项目是“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云南省城六河图说》是清朝昆明的水利官员黄士杰写的书。说的是昆明最大的六条河流，盘龙江，宝象河，马料河，金汁河，银汁河，海源河。结果现在有的没了，有的成了下水道。我是想按着他的地图，重新去拍现在的样子， 实际上是关注昆明的城市变迁。

图虫网与精神领袖

《文周》：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图虫的话题。你的另一个身份是图虫网的总编辑。为什么叫它“图虫”？
DEAB：一开始叫杰作网，太难听了。啃图片的虫子嘛，很草根，也说明喜欢摄影。

《文周》：也说明是以草根的态度来办这个网站的？
DEAB：对，最早是想做一个草根的影像教育平台。当时的社区大多谈的不是器材就是人体，没有真正能谈摄影的地方，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就想自己搞一个。最开始是我和图虫网的创始人小钢炮关系好，刚好当时摄影学会里面比较能忽悠的就是我，然后小钢炮头一热就把我拉去做编辑了。图虫网刚开始就只有北大清华的用户，从09年时候开始对外，慢慢做起来的。

《文周》：图虫网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摄影社区之一，相信你的努力也功不可没。在对图虫的建设和运营中，图虫总编辑主要担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DEAB：编辑是叫得好听，其实就是审核图片，发文字引起讨论，然后推送些编辑推荐一类的东西，策划些站内活动。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参与图虫如何发展的讨论。当时我们图虫团队内部经常争的面红耳赤。钢炮更多的是从程序员的角度出发，会考虑功能如何实现，而我不懂这些，更多的是从摄影人的想法来说。

《文周》：我觉得这也是图虫的一个特色。图虫相比较其他一些图片社区，还是能看到更多文字性的对摄影的深入理解和讨论，而不是单纯一个发表图片的网站。都做过哪些工作来鼓励这种讨论？
DEAB：还是之前的一批核心用户的功劳，比如archifan，myerhu，老刘忙，雾月松林，何半半，胡昊等等。图虫的发展一直得益于这些正在喜爱摄影的核心用户，正是这个比较干净的平台让这帮人找到了说话的地方。从北京，上海，南京，到美国和德国，这批人在世界各地。有价值的讨论自然会引出更多有价值的讨论，久而久之就能实现良好的讨论氛围，那些对无聊问题的纠结就不会成为主要的声音。

《文周》：嗯，图虫的数次改版虽然常常遭到质疑，但是从现在的效果来看，大趋势还是在鼓励这种思考的风气的。比如现在我登陆图虫，最先看到的还是一些大家的讨论。
DEAB：嗯，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以讨论为主要建设的方向。其实之前的一些改版也碰到了问题，比如上一次的大改版，更多的考虑了图片的展示和分享，结果加入了类似轻博客的功能，反而弱化了讨论。现在我们也反思了，图虫归根结底是根植于论坛的，需要有引导讨论的机制，而非简单的展示和分享照片。

《文周》：对，这也是我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面对人们对快速消费的偏好：比如有了微博之后，内容较长的博客也渐渐被冷落了。相应的，你们也面对一些快速崛起的轻博客的挑战。你们怎么看待或者应对这个问题？这些深度的讨论是否就是图虫的优势和发展方向？
DEAB：轻博客展示效果一流，浏览效果一流，但是这种基于时间流和图像优先的设计对讨论是不友好的。每个用户在自己的首页就能完成大部分的操作，并产生是在自己的地盘看订阅内容的感觉，完全没有社区或者小组的参与感，不会觉得自己有回复的必要。而好的内容沉下去后就很难再被发掘，相比于社区，更接近于媒体。而我们认为，守住有价值的讨论，就能留住核心用户和核心价值。这是我们不断改版想要促成的。

《文周》：那你觉得，现在的图虫是否符合你心目中的形象？如果不是，你希望图虫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DEAB：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现在希望能有更深入的讨论内容，比如1416教室上那样的讨论，而非总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纠结。当然，图虫做大了，总会有新人的加入。如何满足新人的需求，又要在此基础上贯彻图虫的理念，这是我们需要平衡的问题。所以，图虫的设计是开放式的，每个用户都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定制，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参与自己喜欢的圈子。这样的设计也能让不同层次的内容和讨论在一起并行不悖。

《文周》：图虫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是否改变了你对摄影的认识？
DEAB：最大的影响是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从一个喜欢布列松的人，变成了现在对摄影有更全面认识的人。在图虫的这些年，我认识了任悦老师，认识了朴日权，认识了archifan，认识了一大批热爱摄影并能为此钻研努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能感觉到对摄影的热情在增加。我希望图虫能够成为每个摄影人的平台，让新人们找到关于摄影的知识，看到摄影的各种可能性，让资深的摄影师们找到同好，在讨论中发现摄影的更多层次，最后让自己的作品创造价值。这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初衷。



《六河图说》

后记

在历时三个小时的采访后，有人对我说,DEAB是个话痨吧！我觉得，DEAB被称为话痨是有点冤枉的，因为他想得太多，没有办法说的太少。如此说来，摄影这样一种纳须弥于芥子的表达方式，真是最适合他的。

本栏目由《文艺生活周刊》与“看网传媒”合作

看网 http://www.kanzg.com

以当代艺术为主体的先锋文化艺术网站，提供最迅捷的文化新闻、全面的文化活动消息、犀利独特的看网观点。关注最具活力的世界当代艺术、在曲折中前行的新电影力量、正在蓬勃发展的实验戏剧、青春激扬的地下音乐、肩负社会使命的先锋文学……以及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最神奇最超越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大现场。



湘西贫困区千潭村支书在挂满奖状的家里看电视

从梭罗的瓦尔登湖说起

文/卯丁



湘西艺术项目策划人、艺术家卯丁

“我的小屋建在一座小山的山腰之上，正好处于一片较大森林的边缘，被一片松树和山核桃的幼树林环绕在中央。离湖边有六杆之遥，一条狭窄的小径从山腰一直通向湖边。在我的前院，四处生长着草莓、黑莓、长生草、狗尾草环绕黄花紫菀，还有矮橡树、野樱桃树、越橘和落花生”。这是一段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对自己盖在湖边小木屋的环境的描写。十一年前，当我结束了短暂的职业画家生涯时，回到我的老家在风景秀美的“古瀛洲”山腰上也盖起了座小木屋，周围的环境及狭窄的小径一切皆与梭罗此段文字所描述的有惊人的相似。唯一不同的却是他面前的是大地的眸子——瓦尔登湖，而我的屋前是一湾静静的溪水。梭罗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而我在那里却住了三年多光景。

当年自由职业画家的生存状况非常的糟糕，因为不愿向画廊老板及藏家所代表的市场无知干预的妥协，为了保存艺术在我内心里的那份纯粹，我离开了深圳、广州，回到了福建老家。我们家族那时正好在对“古瀛洲旅游景区”进行投资开发，我便在那里盖了座小屋，写生画画。后来，出于家族长子长孙的责任，一边经营该旅游景区，一边写生于山水之间。在我要离开古瀛洲那年的腊月，朋友自远方给我捎来了几本书，其中便有《瓦尔登湖》。我还依稀记得这个山里寒冷的夜晚《瓦尔登湖》里的文字透出的温暖，以及工业化迅速发展时代里阅读梭罗的文字留给我无尽的遐思。当整本书看完的那个凌晨合上书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古瀛洲景区的下游，马上要盖上一座投资13亿元人民币装机容量20万千瓦的水电站，它的建成将五十平方公里的古瀛洲旅游景区的核心资源全部的淹没。同时将有五个行政村及3000多人要被迁移。**“湘西芙蓉镇，闽东古瀛洲”，瀛洲者仙境也，她与凤凰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一样的一湾清澈的溪水，一样沿溪而筑的吊脚楼。在古时，水陆作为主要运输的时代一样是周边几大县城的商品集散地，一样的人杰地灵。随着库区的蓄水，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古瀛洲百姓却只有背井离乡走出大山，到集镇或市里去面对全新的生活了。**

在大坝主体动工的那天，我选择了离开，前往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上海，开始我真正意义上的商人生涯。**艺术是长在我骨子里的，从商只是我当下的生存状态而已，它可以保证我艺术的纯粹，同时在商人的生存状态里可以体会到艺术家无法接触到的社会方方面面。**到上海创业至今，时常在忙中空隙里回家乡看望家人朋友，至于古瀛洲，却像雷池一般从不敢踏进半步，也不愿过多提及，因为那条筑起的大坝便是永远留在我内心的一道无形的堤。

两年前一个温暖的南方秋日午后，我回到了老家，那时古瀛洲景区早已淹没，建成的洪口电站也早已投产发电。闲着无事，朋友相邀去电站的库区里走走，看看那里的湖光山色。犹豫许久后，我还是决定了去，总不能永远不敢去面对它吧。车子沿着溪岸蜿蜒而上翻过几座山后，一座大坝横亘于峡谷之中，像是在向我示威，因为它将从此带领闽东人民走进工业化的时代。我始终还是越过了它，一面死寂般墨绿的湖水在夕阳下映入我的眼帘。朋友将车停在了约离我当年那座小木屋最近的地方。**我使劲激发我作为艺术家的想象力，却始终无法将眼前的景象与当年的古瀛洲联系在一起。我在时这里没有湖，有我的小木屋，我走后这里变成一个大湖，却淹没了我的小木屋和那条两边开满鲜花的小径。这死寂的湖水，难道真的淹没着那些先祖的坟墓，依山而筑鱼鳞千叠的吊脚楼，那空谷的足音和纤夫的号子？**我绕着湖边走了几十步便迫切的想要离去。此时悦耳的手机声音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与我恍惚的神情。

电话是我大学同学魏艺打来的，他在那头催促我早些返回苏州，说是他的学生黄于纲自湘西过来上海参加一展览，期间希望可以到苏州与我会面。对于黄于纲的一些事情，我早有耳闻。据说，他现在长住在湘西，在一座山腰的小径边上租了一座木屋，自己种些菜，长期扎根苗寨，用自己的方式在记录这那里的一山一水及人文风情。

在我苏州郊外的方舟艺术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一位黑黝黝的皮肤，健硕的身材近似山野村夫的年轻人，黄于纲。既没留长发剃光头，也没大胡子，很难一下子把他与艺术联系在一起。

看到黄于纲这些年在湘西积累的数以千计的速写与架上写生及创作，我感叹这个时代太缺少这样一类纯粹的画家了。虽然他的出发点仅停留在对湘西的热爱，对那里的美及乡土风情的关注，但放眼那些美协画院及艺术园区，画家村里的所谓艺术家们今天又在干些什么呢？除了在形式美的范畴中无止境的探索及自我情感无聊的宣泄外，又有几个人真正地走进大自然，走进底层去关注生活呢？作为欣赏与鼓励，我买了他几张画作为收藏，并与其相约在湘西相会，去圆我的一个心愿，去寻找与“古瀛洲”一样的吊


湘西贫困区老家寨村民阿姨在给她的六个孩子和艺术家客人准备午饭

脚楼，一样古朴的民风，还要到沱水岸边凭吊那位与梭罗一样从简而居的文豪，从文先生。

不久，我与魏艺一行自上海飞往张家界，在张家界机场包车摸黑赶往凤凰古城。

夜色中的凤凰古城与我想象的相去甚远。除了吊脚楼，风雨桥及河边的白塔时刻在提醒着我这里是凤凰古城以外，这里与其它旅游古镇已无什么个性上的差异了。熙攘的夜市大排档，叫卖的吆喝，沿河无数的酒吧里响彻山谷的都市网络媚俗的情歌在粗犷地走调着，划破了夜的宁静，但愿不曾扰动从文先生的灵魂在沱江边的安宁。

次日一早，我们在黄于纲的向导下，沿着沱江在凤凰城的尽头一临江的山腰，到了我崇敬的沈老先生的坟墓。一块当地的五彩石被立作墓碑，正面空无一字，下面埋的便是先哲，我们在墓前静静地凭吊着先生。之后，我们驱车赶往凤凰西北面二十多公里的下辖乡镇山江镇，尔后又去了下千潭村。黄于纲与其未婚妻就一直在此扎寨，与当地的乡民一同生活。**山江镇是凤凰县下辖的一个苗族镇，全镇的辖地内几乎全是农业人口，全是苗人。千潭村村口有座希望小学，因为没有人愿意来此偏远的农村执教，所以建成没投入几年就闲置在那里了。村里书记拿了两间给于纲作为画室。**教学楼后面是一块空地，已经被于纲种上了红菜苔和白菜。于纲带着我们走村进寨，到他所熟悉的老乡家里挨家挨户的闲聊扯家常。晚饭吃的有大半是于纲自己种的菜，很难得这样一对年青人，女孩能那样理解他，那样愿意为他付出，离开家人与其一起到偏远的山寨一起生活，画画。黄于纲自2004年便开始关注这里，05至06年为完成美院的毕业创作，先后近一年的时间都耗在这里，体验生活并创作。

我们一行在山江所辖的上、下千潭村，老家寨及凉登等村寨呆了五天四个晚上。每晚都住在老乡那牛粪做涂料刷墙的房子里，享受着大山里夜的寂静。临行的那天夜晚，我失眠了，在漫天璀璨的星子下，我陷入了沉思。来湘西本来想来看看于纲的创作环境，顺随自己来感受生活，拍照，采风，散心，更重要的是圆自己一个梦，亲自走进沈从文老先生笔下的湘西，亲历凤凰。然凤凰早已不是先生笔下的凤凰。在旅游开发下，已日渐消失昨日的个性与质朴。到这里来的人似乎美名其曰：喜欢她，爱她。但爱她却要把她变的不再是她（这与今天都市里的恋爱中的男女却十分相似）。**然我在千潭村里目睹为修路起早摸黑的苗人们；面对病痛折磨，妻子疯癫，女儿外嫁，孩子在外务工的苗歌王家庭；寨子里唯一心灵手巧的吴有保孤苦一人坐在空屋子的石阶上；老家寨一低能妇人外嫁四次最终还是被退回来，左边的颧骨上皮肤溃烂的在流脓，苍蝇始终跟着她，赶也赶不掉；在往凉登爬的峭壁上看到山民背上驮着化肥喘息的形情时，我不敢相信这里的老百姓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不够在都市生活的富人们吃一顿饭，在KTV唱一次歌。**随便一个贵妇人的LV、爱马仕包包皆值数万元的今天，这里的人均收入才一千七百六十八元人民币。所有的青壮劳动力却都纷纷投入到了大山外城市的建设与制造业工厂的流水线上了。**这些天所目睹的一切在脑海一遍遍地掠过，我在沉思中等待天亮，心中却在酝酿着一个由艺术家参与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变迁中的项目计划。**


《湘西项目艺术家与湘西农村家庭在一起》

次日一早，我们在湘西召开了这次项目的初步计划讨论会，首先我觉得仅仅以一个画家的姿态来关注这里的山川美景，乡土风情，其深度是绝对不足的，最后我们定下了这样一个纯粹由艺术家来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田园调查项目。

最初的题目叫《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宗旨是关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今天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迁，以文献纪实的视角，田园调查的方式，用艺术的语言来客观呈现这里今天所正在发生的变化。项目关注对象为山江镇下辖的上下千潭村，老家寨，凉登村一、二组。关注内容为这些村庄的家庭收入，土地产粮量，人口，资源，计划生育，社保医疗，劳动力，在外务工，民俗，苗汉通婚，基层民主，外迁进城，路，水，电，通讯四通等情况。**艺术表现形式为，以架上绘画，雕塑，纪录片，视频，图片，文字等方式来呈现，并做了详细的分工。**

项目定下后，当天便离开了湘西，各自按计划与分工开始投入此项目的工作中。回到苏州的工作室后，我和同学魏艺又前前后后召集工作室的艺术家朋友们开过多次会，做出了更加详尽的计划与分工，同时邀请了著名的艺术批评家王南溟担任项目的学术主持，艺术家李月

领、罗辉玲、刘昌发也参与到该项目中来。

我们团队先后不下十次进入湘西，最长时驻村达半个月之久。随着调查的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今天的新农村所共同面对的客观问题，也存在着这块土地自身潜在的个案问题，同时也越发现这里的文化存在的问题——**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除遗留的巫文化以外，就是原始的拜物及图腾的信仰了。每户人家的厅堂都挂着毛泽东的肖像，看似神龛的匾额上却写着“天地国亲师，春夏秋冬日月时分，百无禁忌”。**

山江的集市赶场是农历逢“三”逢“八”的日子，每逢此时除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采购，繁华的交易外，人性的欲望也在这里贪婪的伸延着。在繁忙的交易市场附近，另外一交易与游戏也在拉开序幕。收购野菊花的大院里，四五百号人狂赌的壮观场面便随即映入你的眼帘。而在街的拐角处，几十位村妓暗娼们正在一木屋里为当地的数以千记的单身汉们中部分人提供性服务。结婚对当地年轻人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也最艰难的一件事，平均娶个妻子都要十余万元，而人均收入不过一千多元。富裕的亲友将人民币贴满了匾额游街扬长而来，穷亲友只能灰溜溜的夹于人群中了。妇人为了给丈夫产下男婴，续上香火，在贫困中扮演着生产工具，接二连三的超生。当我们去沿海发达地区采访在外务工的村民时，发现没有专业的他们在民营制造业工厂的生存状态，却是几乎没有社保，拥居在出租屋里，在那个城市永远都在被边缘，而回到湘西又与当地的语境不相容，留守的儿童与老人却是连梦里也在等待着他们带着财富归来团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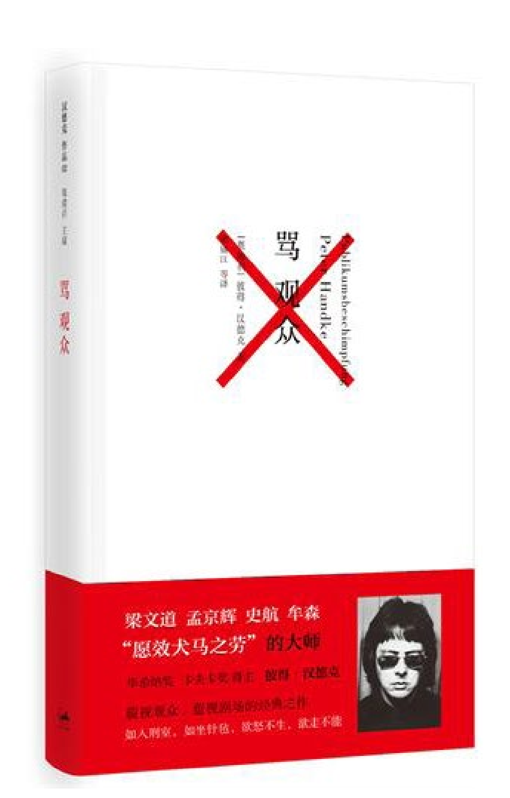
在凤凰所管辖的这一片土地所居住的苗人，是这里的土著民族。从历史的文献资料及迁徙可以看到苗族在古代以来就曾被华夏中原的主流文化所压抑，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它属于被边缘的山地农耕文明，封敝地保留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与民族信仰，处于劣势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苗人才拥有了一些优越于汉人的特惠政策，虽然今天这些特惠政策没有减少，社会医疗保障日益完善，三农问题一直被重视强调，然而这样一个本身处于华夏中原文明劣势群体的文化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国家用了短短的三十年不到的时间似乎完整地以惊人的时速走完了西方用了近300年才得以实现的工业化的进程。在沿海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面对湘西苗寨时，不得不令人关注，在今天，当迅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冲击这里非主流的山地农耕文明，日益扩张的城市化进程冲击着大山深处的苗寨时所留给我们的思考与忧虑。

作为艺术家，当我们的眼光移步到偏远的湘西，去关注他们正在面对这种文明的冲突下社会各形态的变化时，我们也只能用艺术家自有的方式尽些卑微的力量，客观纪实的去记录这里所发生的一些变故。

写完以上的文字已近黎明拂晓，推窗望去，姑苏城外的金鸡湖畔，钢筋水泥堆砌着林立的高楼像一片黑色森林死寂般的耸立着，据说二十年前这面湖水也像瓦尔登湖一样的清澈秀美。秋天的晨风自湖面吹进了我家临湖的窗子，我仿佛听到湖面传来梭罗的呐喊：探索你自己吧！倘若一个人信心满怀地朝他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过上他想象的那种生活，那他会在平常的时光里收获意外的成功。至少他曾用生命去试验，为我们证明过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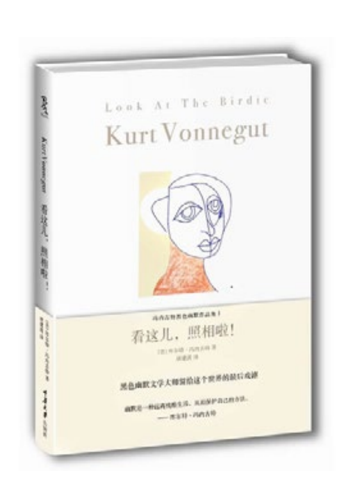


[编辑特别推荐]《骂观众》



作者: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译者: 梁锡江/付天海/顾牧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

这是一部藐视观众、藐视剧场的经典之作。它的作者是让梁文道、孟京辉“愿效犬马之劳”的大师；是维姆·文德斯最爱的作家；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追随的偶像。本书包括《自我控诉》《骂观众》和《卡斯帕》三部剧作。其中《骂观众》全剧没有传统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次，没有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和对话，甚至没有布景和幕布，有的只是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近乎歇斯底里地在舞台上“谩骂”观众，从头到尾都在对传统戏剧进行否定。



[新上榜书]《看这儿，照相啦！》

作者: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者: 唐建清
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6

这是冯内古特生前未出版作品系列，精选了14篇短篇小说，秉承冯内古特一贯的幽默，每个故事都是一则寓言，用夸张幽默的手法再现了工厂、酒吧等地方发生的生活趣事。这些寓言式的故事优美耐读，充分体现了冯尼古特超乎寻常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让读者在发现现实生活的不足的同时，也对理想生活充满了憧憬。



[艺术/电影]《电影研究关键词》

作者: [英]苏珊·海沃德
译者: 邹赞/孙柏/李玥阳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4

电影学研究必备工具书，收编了相关领域的重要词汇，近二百个词条涵盖了类型片、电影运动、电影理论和电影制作等方面的各项术语，全面而权威。要说明的是本书词条按英文词序排序，为方便中文读者，正文前提供了汉英对照表，读者可据中文术语名查出对应的英文单词，再在正文中找到相关词条。



[引进版畅销书]《乱象丛生》

作者: [美]伍迪·艾伦
译者: 李伯宏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3-5

伍迪•艾伦的最新短文集，共收录十八篇文章，十篇原发表在《纽约客》上，八篇新作。书中伍迪•艾伦从独特的视角切入各种文化事件，如热门电影改写成畅销小说、替身演员被错当明星绑架、尼采的食谱和线性理论、售卖祷告、能给手机充电的导电西服和苏富比拍卖天价松露、保姆写书曝光雇主、进高档幼儿园的各种门道、天才少年和虚假广告等，在奇思妙想的场景中极尽讽刺戏谑，展现他眼中可怜又可笑的世界。



[诗歌/散文]《天空》

副标题: 谷川俊太郎诗选
作者: [日]谷川俊太郎
译者: 田原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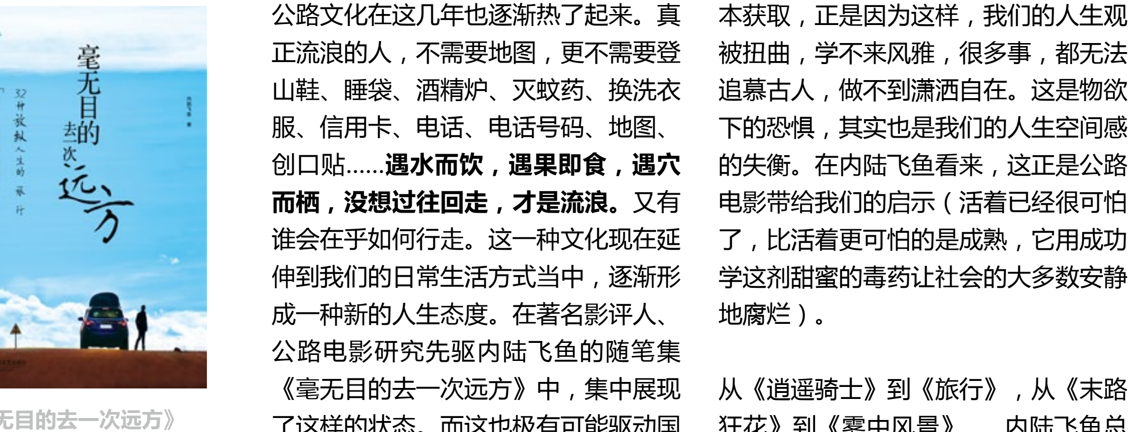
书的介绍很简单：“语言的秩序一点点地退回布景/我们在耳边感受到着/世界充满矛盾的温情叹息”。也许谷川俊太郎的名字稍有陌生，但写出“万有引力/是互相吸引孤独的力”的《二十亿光年的孤独》许多人并不陌生。他也因此被日本称作昭和时期的宇宙诗人。或许有些人不解这版诗集为何名为“天空”，似乎太过平凡，但细想下又恰到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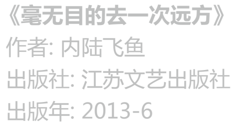
66 人在道路上走得太久，自己也就成了一条道路。99

沿着公路去旅行——《毫无目的去一次远方》

文/朱晓剑

书评人，随笔作者，参与编辑著名人文电子杂志《天涯读书周刊》、《三流生活周刊》。出版有《写在书边上》、《舌尖风流》、《小马过河》





《毫无目的去一次远方》
作者: 内陆飞鱼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3-6

公路文化在这几年也逐渐热了起来。真正流浪的人，不需要地图，更不需要登山鞋、睡袋、酒精炉、灭蚊药、换洗衣服、信用卡、电话、电话号码、地图、创口贴……**遇水而饮，遇果即食，遇穴而栖，没想过往回走，才是流浪。**又有谁会在乎如何行走。这一种文化现在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在著名影评人、公路电影研究先驱内陆飞鱼的随笔集《毫无目的去一次远方》中，集中展现了这样的状态。而这也极有可能驱动国内的公路热。

在对公路电影总结的过程中，内陆飞鱼以惊人的毅力考察不同的电影对公路的阐释，比如在美国西部片中，以及在日本电影中，对公路的关照是有着差异的。事实上，公路并不局限于道路，而在于沿途的风光、村庄、田地等生态所组成的观光，同时，有目的的或毫无目的的方式，都是可行的方式。内陆飞鱼以完美的形式用这样的方式切入公路，那是一种旅行，也是一种流浪。

确切的说，公路旅行是追寻自由的极限，突破生活的常规。不仅如此，通过对公路的观察，或许能发现公路之于人类的不仅仅是道路，也还包含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这思考却犹如大海般波澜起伏，有着汹涌波涛。但对亲历者而言，公路所呈现出的状态是，去一次远方，不为遇见谁，不为几多风景，只为看一看世界的本来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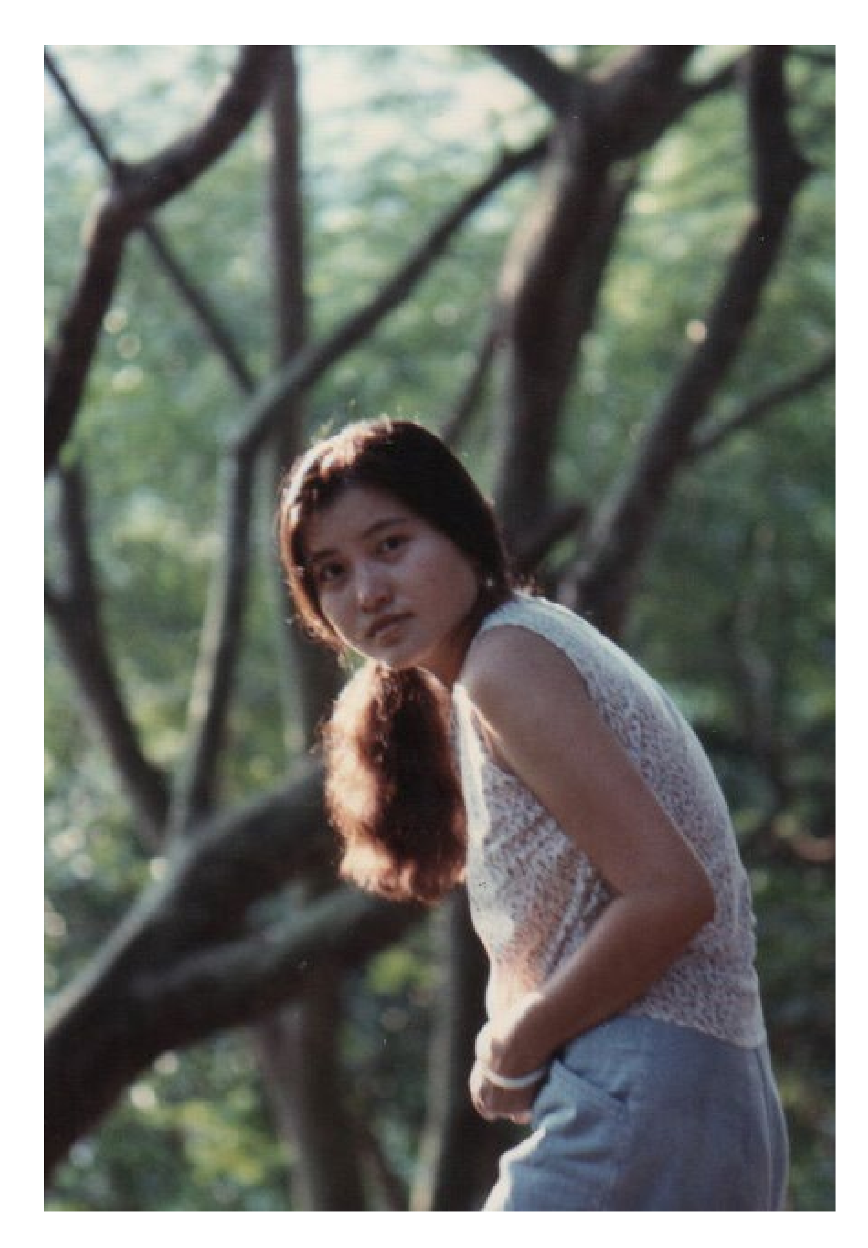
如果说商业社会让我们变得急功近利，在生活、职场当中我们急于想获得的是利益最大化，同时，还要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人生观被扭曲，学不来风雅，很多事，都无法追慕古人，做不到潇洒自在。这是物欲下的恐惧，其实也是我们的人生空间感的失衡。在内陆飞鱼看来，这正是公路电影带给我们的启示（活着已经很可怕了，比活着更可怕的是成熟，它用成功学这剂甜蜜的毒药让社会的大多数安静地腐烂）。

从《逍遥骑士》到《旅行》，从《末路狂花》到《雾中风景》……内陆飞鱼总在不经意间观察到些许细微的变化，或者说，通过不同的影片所呈现出的公路美学是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不管是在路上，或抵达远方，都在企图解构真正的公路哲学。**他说，公路是对生活无序的童话疗法。这就如同人在荒野里待久了，就会变成荒野的一部分，固执成离离原上草；人在道路上走得太久，自己也就成了一条道路。**

有意思的是，从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到日本的安保运动，再到法国的五月风暴，奔走在路上的年轻人就是公路电影的主角，挥洒过的青春热血是无可替换的真实剧情。这对于当下来说，更像是一种富有意味的远行。

不过，我担心的是，既然我们注定精神在公路上晃荡、旅行，就不如放下生活中的种种负担，将自己还原到童年时代，带着欣喜上路，也许从此见山不再是山，见水不再是水——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让自己的生活变宽、变深，在别处是矫情，而根植于大地，才能获取更多的人生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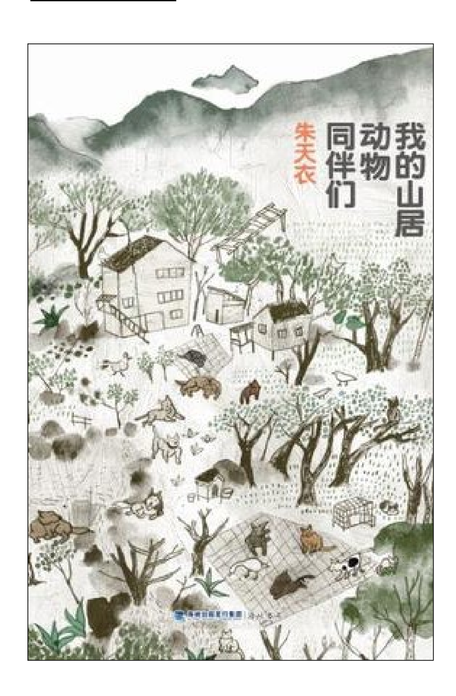
内陆飞鱼
生活于云之南，彝族，80后。生活的一面是企业职员，每天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生活的另一面混迹于电影和音乐的文字江湖。他是网易丁磊点名邀约的专栏作家，也是贾樟柯笔下水浒样式的人物。在《南都娱乐周刊》、网易、腾讯等多家媒体开设特约专栏。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评委、《看电影》华语优质电影评委。



朱天衣

- 朱天衣，（1960年－），生于台湾台北市。知名小说家朱西宁与翻译家刘慕沙的三女儿，在文坛与两位姐姐朱天文、朱天心有“朱家三姐妹”之称。
- 年轻时爱好剧场演出与音乐，曾以民谣《深秋浓浓的枫红里》，获得金韵奖。
- 长期担任动物保护义工、山林溪流保育协会义工，从事儿童写作教学二十五年。
- 成名小说有《旧爱》、《青春不夜城》、《孩子王》、《再生》等。散文有《朱天衣散文集》。

代表作品



精彩书摘

在我们的虫虫展示馆中，除了各种尺寸的飞蛾，其他最大宗的就属蜉蝣及椿象。蜉蝣通体透明呈米黄色，好似半成品，一开始我还当它是刚刚羽化的蜻蜓，直盯着它好长的时间，才确定它不会再多做变化，就打算这么面市了；而且随即发现它的保鲜期忒短，不过一日的光景便灰飞烟灭。这若换在强说愁的年月，怕又要写出不知什么自觉隽永的句子慨叹一番。但如今清楚知道，这就是大自然的定律，且较之于宇宙恒亘的生命，我们的百年和蜉蝣的一天又有多大的差异？——《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

在自然生态里，任你再怎么孔武有力或冰雪聪明，总有想不到的天敌等着平衡你。——《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

朱天衣
文学世家里的另类作者

记者/张丛

初次见朱天衣，是在北京一个初夏的夜晚，她刚从八达岭赶回酒店，一再因迟到说抱歉。虽说白天刚爬完长城，却依旧看起来神采奕奕，和我们熟悉的照片上的她无差别。

大陆的读者似乎对台湾朱西宁一家已经非常熟悉，台湾著名作家朱西宁，夫人是知名的翻译家刘慕沙，大女儿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二女儿朱天心被胡兰成拿李白作比喻。朱天衣，朱西宁和刘慕沙最小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多才多艺，做过模特，也曾因一首歌曲轰动台湾歌坛，致力于动物和环境的保护工作。走了一条与两个姐姐完全不同的成长道路。但自幼在作家家庭的耳濡目染，朱天衣怎能不写作？于是，在两个姐姐的作品已经在大陆风靡多年之后，朱天衣带着她的第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与读者见面了。

写作和吃饭、睡觉是一样正常的

出生于文学世家的朱天衣，家庭成员都是作家，不定期会有文化圈的朋友来做客。在这种环境中，自然而然让她养成了用文字记录所思所想的习惯。但与其他从事写作的家庭不同的是，





朱家三姐妹（由左至右 天心 天衣 天文）



朱天衣京剧扮相

朱家五口人都是作家，写作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变得不那么神圣，似乎是跟吃饭睡觉一样正常的事情。

“我听说其他作家朋友在家是享有特权的，当他一旦要写稿的时候，大家就要闭嘴、安静，或者闪到一边去，或者今天他要写作，他的任何情绪都是该被容忍的。可是对不起，我们一家人都是作家，没有谁该容忍谁，所以就变成：你要写你就自己去写吧，你就自己去躲在一个角落里去处理你的那个部分。”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两个姐姐先后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并享誉台湾文坛。经常会有人拿三个人来比较，她们从来不以为然，只承认三个人声音很相像。“在各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三个人的文章是完全不同的，以大姐、二姐来讲，大家如果去看的话，风格和关注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他们的父母对三个女儿的教育更是放任自由，从来不要求女儿们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从来没有要求女儿们一定要走上写作的道路。**这一切，就是耳濡目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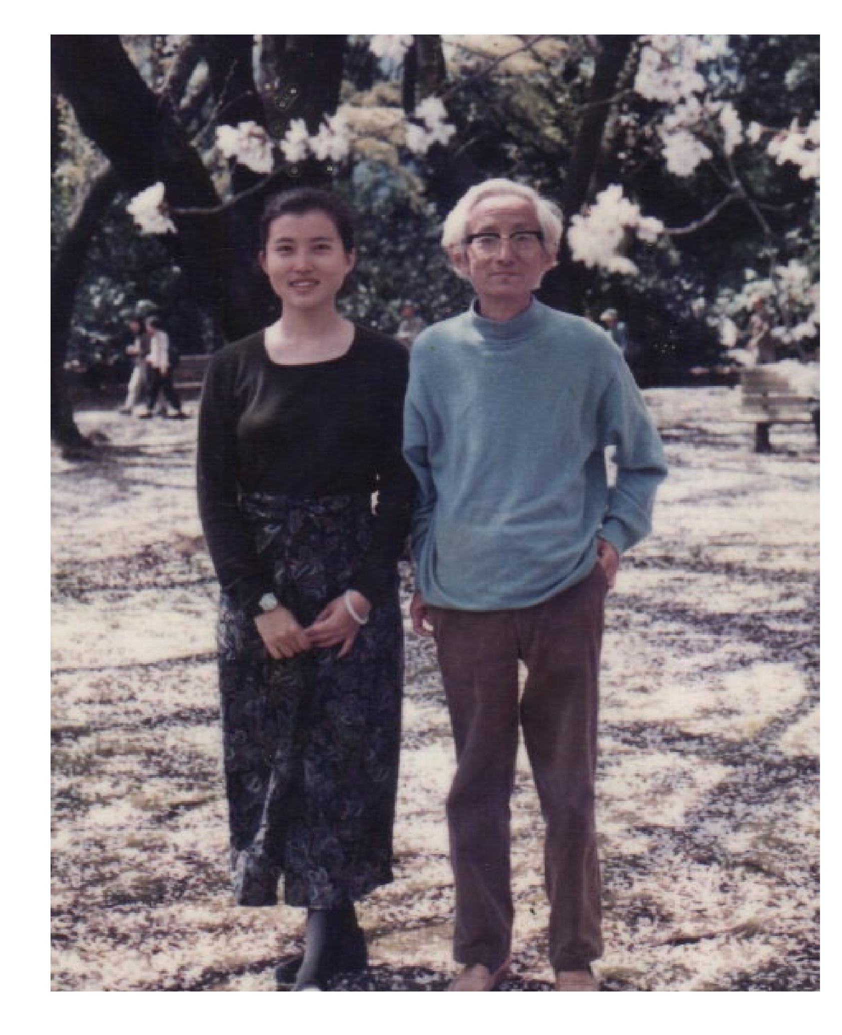
当时的台湾，职业作家并不多，**“全台湾用五个手指头能数出来的专职作家，我们家占了两个。”**姐妹三人还是学生时开始写作，“年轻时候写作的时候会觉得好开心、好快乐，有名有利，那个利虽然不大，可是可以让你在一般学生圈子里面赚一些稿费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但是慢慢到了成人世界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东西往往是不够支撑你的生活的。”

两个姐姐一路坚持下来，走的非常专业。她们得到父母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使生活能很单纯。一般家庭主妇该做的事情、赚钱、买房，她们都不需要操心，“她们就是把所有的生活、生命都供养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所以她们是很专职的作家。”而朱天衣的写作之路却一不留神拐了一个弯。她做模特，唱歌，学京剧，做环保志愿者。她坦言在这方面，她与姐姐们是有区别的。**“我觉得我把写作看得很重、很认真、很当回事，可是我不像她们是专职作家，我还教书，我还做很多别的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远远不及她们。可是写作我还是一样很看重，它能够记录我生命，代表我这个人曾经存在过，是这么生活过。每个人即便是亲如姐妹、孪生兄弟，他们的生活、生命永远不会是一样的。”**

那一刻他是我独享的父亲

朱天衣的父亲朱西宁祖籍山东临朐，从祖父那一辈迁到江苏宿迁。在军中任文职的朱西宁喜欢京剧，年轻时常常走一个村子到诗人洛夫家里看电视里的一出戏。在大姐二姐还小的时候，父亲没有那么忙，有时候会把她们抱在腿上教她们学写字，或者讲故事。在朱天衣的印象中，他出生后父亲开始变得忙碌，他一些很棒的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的。而她与父亲就极少有像姐姐们那样亲密，京剧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她与父亲的关系。

“我觉得京剧是一个我可以跟他共享，甚至是两人独享的世界。所以那时候他每次问我说要不要去看京剧？我就说好。跟着他走那一段路，虽然有点小尴尬。他其实一点都不是那种严厉的父亲，可是因为太小了，又开心又尴尬。**哪怕真的没觉得京剧那么好看，可是能够跟**





天衣 天心和父亲朱西宁

朱天衣和父亲朱西宁

爸爸一起，就会很开心。后来到我念工专的时候，有京剧社，因为从小就有这样的经验，我很自然的参加京剧社，还能上台表演，爸爸也很开心。那一刻他是我独享的父亲。"

对父亲的这种感情，在《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这本书里，朱天衣拿出单独一篇来写。

"父亲走了以后，时间突然缓了下来，我才知道过去的匆匆与碌碌，全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我也是这家庭的一员？证明我也值得被爱？大姐曾说过他与父亲的感情像是男性之间的情谊；二姐呢？该比较像缘定三生的款款深情；至于我，似乎单纯的只想要他是个父亲疼爱我。我一直以为作家、老师的身份让他无暇顾及其他。但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父亲的性情，对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深情款款，却也安然处之，不沉溺也不恐慌。"

在朱天衣的心里，父亲是个很细腻的人，从来不会当一个指导者。他永远是站在旁边欣赏、观赏，觉得"真好"。他很能欣赏大家的不同，每个人的好。"他同时对我们三个也是这样，他会觉得我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可是他也觉得我挺有趣的。"

直到现在，朱天衣也经常会登台演出，她说她最喜欢的其实是昆曲。《思凡》和《牡丹亭》一直是她最喜欢的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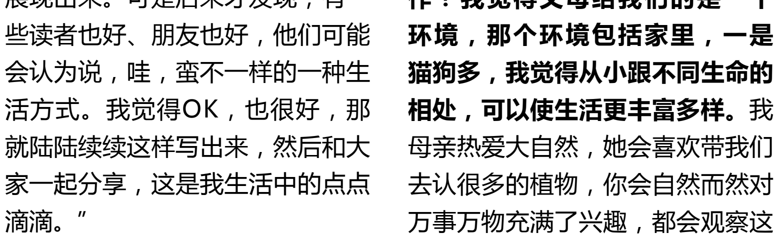
父母给我们的是一个环境

自幼在父母的影响下接触大自然，养各种各样的动物，朱天衣常年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的工作，十年前为了自己的动物同伴们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朱天衣开始了潜居山中的岁月。她亲自选址、规划、建造。山居的家，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作为一个拿笔写字的人，自然把山中几年的生活、环境、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本《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我本来没觉得是那么不一样或者是另类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就把我的生活这样





朱天衣近期照



展现出来。可是后来才发现，有一些读者也好、朋友也好，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哇，蛮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OK，也很好，那就陆陆续续这样写出来，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是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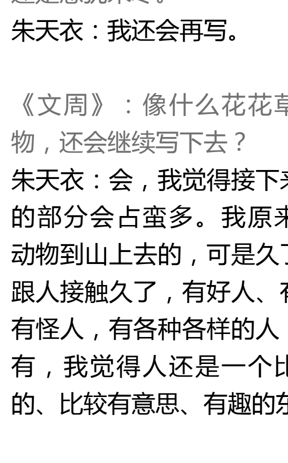
与动物相处之外，有着二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朱天衣，继续着她的写作课。采访中，她认真地分享她的教学方法，一再跟她的学生们强调写作是一个很自然的事，"照道理我们会说、会拿笔，就应该可以直接的把你所想所思用文字表达出来。可是往往好像孩子们面对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是很艰难的事。我觉得这可能是大人给予他们的一些压力，他们会觉得孩子们好像一上来就该是写成一个起承转合都很精彩的文章。我一再跟父母亲沟通说：其实尤其在小学阶段，最早接触写作的时候，应该是培养他们写作的兴趣、乐趣，让他们能够享受到里面的一些快乐，才可能写下去。"

这恰恰也与朱天衣父母对他们姐妹三个的教育观念是一致的，**"他们常常有人会问，因为是文学世家，所以父母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教写作？我觉得父母给我们的是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包括家里，一是猫狗多，我觉得从小跟不同生命的相处，可以使生活更丰富多样。**我母亲热爱大自然，她会喜欢带我们去认很多的植物，你会自然而然对万事万物充满了兴趣，都会观察这些东西。**第二个就是书多，多到家里你随便抓一本书，也没有什么分类，不管适合几岁到几岁看，你要看就去看，看到一些似懂非懂的，或者一些成人才适宜的东西，就换一本。所以阅读的胃口会养得非常好，什么都能接受。**还有一个就是客人多，所谓客人大都是文艺圈的朋友，他们谈的话题虽然八卦也不少，可是多半时间还是会谈哪个文章什么的，所以耳闻目染的，教育就是这么来的。"

不喜欢开书单的作文老师

采访中，我希望朱天衣向读者推荐她喜欢的书，她却表示她不喜欢开书单。"同年龄，有没有阅读习惯，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再加上每个的个性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那就很像是打开一个菜单，每个人爱吃的东西不同，各自吃各自的，**只要愿意读，都很好。**"但她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读章回小说，朱天衣说她接触的第一本章回小说是小学五年级读的《三国演义》。**"张爱玲为什么能够文章写得那么精采？也是从章回来的。我觉得那是很有意思、很有趣，最好打底、打基础的东西。"**

《文周》：我觉得您这本书里感觉还是意犹未尽。
朱天衣：我还会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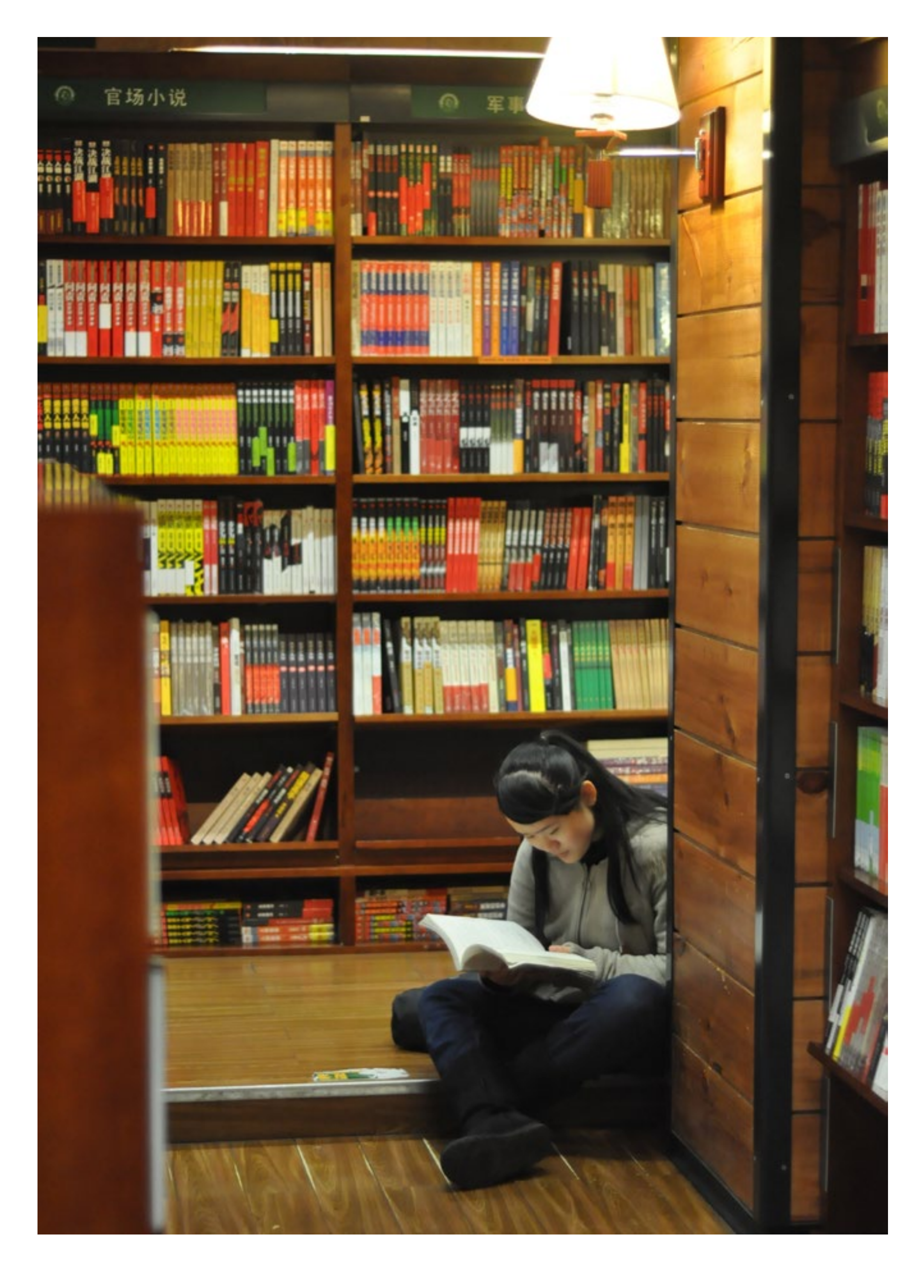
《文周》：像什么花花草草、动物，还会继续写下去？
朱天衣：会，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人的部分会占蛮多。我原来是带着动物到山上去的，可是久了之后，跟人接触久了，有好人、有坏人、有怪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什么都有，我觉得人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比较有意思、有趣的东西。

《文周》：会考虑写小说吗？
朱天衣：其实有，手边有几个。我觉得小说真的会是比散文更要经营，全心全意的那种。因为有几篇孤儿小说，如果要成册的话，其实有几个故事是我很想处理的东西。会有这样的计划的。



好摄女专栏

书店摄影爱好者，目前行摄大陆书店 50 多家。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新浪微博：@好摄女）



重庆西西弗三峡广场店

官网：http://www.sisyphe.cn/
新浪微博：@西西弗书店

2013快过去一半，回头看看行摄过的书店，那些走进我内心的景色，永远是书店里的人。



春节前，我去了趟重庆西西弗三峡广场店。早晨十点不到,门外就有学生在排队,估计是准备占位看书或自习。没有位置的孩子们就随地而坐，认真阅读。 那天，幸好我带了定焦50，远远的抓拍，不打扰。

这些年，去过的书店虽然多了，大部分书却都是买回家后再阅读。在我大学时也曾像这些孩子们一样，坐着一晃就是半天。那时觉得能在书店，邂逅一本书，独处阅读是一种幸福。哪怕只能坐在地上，也是一种享受。



西西弗里柔软的阅读时光，带上耳机，手捧一本书，远离喧嚣。这不是假设，我的镜头就这么真实的记录着。我至今记得，那天书架上的《看见》，让我看见了书被人翻阅多次的痕迹。

我问田原老师：为什么要叫西西弗呢？
他说，那是一个推石头上山的神话。





典故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受永世惩罚的西西弗斯，他每天周而复始地将大石推向山顶，书店则取了西西弗斯自由选择并永恒向上推动的寓意。当年的创办者们理想主义激情高涨，宣言要推介文明史上的人物和思想，关怀市民精神、对话城市文化。**姿态或许是莽撞的，却有着最大的热情。**

喜欢西西弗，也许不需要太多理由，一点就足够了：书与吧紧密结合，可以自由穿行在书店里阅读，这恐怕是很多书店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吧。

编者后记

算起来，书途栏目自开设以来已经介绍过西西弗三个不同的分店，每年一次。不同的人，在第一时间决定写[书途]时，想到的总是这同一家书店。

就像做了相似的梦，会让你情不自禁去回忆过往，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就会被视为一种启示。或者是一种缘分，更像一种见证。

《文周》成立三周年之际，有着周而复始的一如既往，也有从新出发的朝气蓬勃。我们见证了书店业的起起落落，也有更多像西西弗一样的书店在见证着《文周》的成长。



BO₂KS

西西弗书店 | SiSYPHE

书店特色：



BO₂KS

国内第一代民营书店

西西弗书店 | SiSYPHE（贵州、重庆、成都）



少有人走的路

专访田野录音记录者施坦丁

编辑、文/骨朵 图片由施坦丁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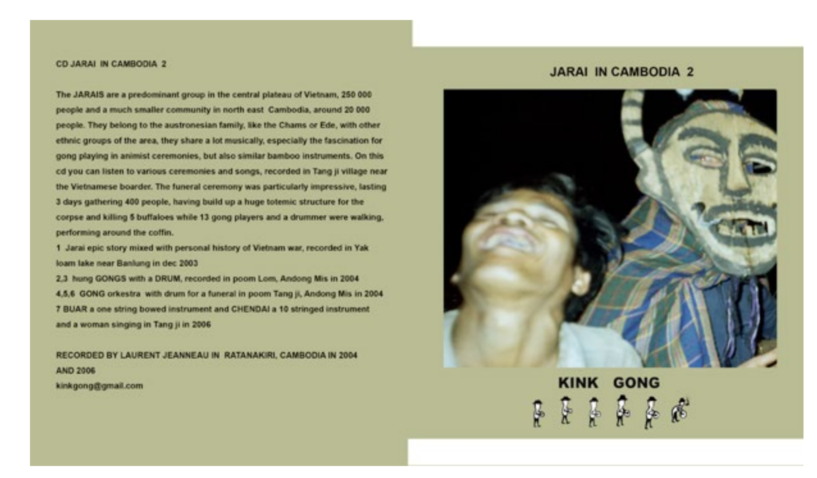
施坦丁，自由写作和摄影。出版小说《三日三夜》，电影短片《一件失败的作品》。
自2006年始和Laurent Jeanneau开始一起记录音乐工作，以及做文字记录和摄影。2007年初，与LAURENT共同成立KING GONG独立音乐厂牌，制作和发行田野音乐。2013年初，独立进中国西藏地区记录藏族传统音乐及藏传佛教的音乐，4月起在四川省纪录羌族传统音乐和大凉山地区的毕摩和苏尼仪式音乐。



Laurent Jeanneau（罗宏•让诺），电子音乐家，DJ，录制世界各地民族的音乐。
1965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九十年代始与纽约和各类音乐人及前卫艺术家一起工作，后主要居住和工作在德国、西班牙、美国纽约，创作电子音乐。九十年代末开始致力于记录东南亚地区传统的民族音乐，在印度、坦桑尼亚、柬埔寨、老挝、越南和中国等地进行着艰苦而不懈地努力。2003年由Musiques Du Monde发行了一组CD，记录了坦桑尼亚Bushmen Hadzas的音乐。2003年至2006年间，在柬埔寨记录音乐。2006年由Sublime Frequencies发行CD，记录柬埔寨东北部地区少数种族的音乐。2006年在老挝南部与越南北部以及中国南部记录音乐。这七年间仍在东南亚地区和中国云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继续着一系列的少数民族的音乐记录。现已回到法国继续着田野录音工作。

田野录音是Field Recording的直译，其中field在这里不仅仅是指田间、野外等自然环境，也可以将范围扩大到“实地”、“场所”。田野录音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需要根据不同社会的审美标准来定义。田野录音既有纯粹学术性的，也有艺术试验性的和商业性的。
对于纯粹学术性的定义来说，“田野录音的诞生就是因为学术界看到了录音和回放技术可以帮助学者来记谱分析一个民族的音乐心理性格（摘自美国印地安那大学音乐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魏小石《田野录音啥时候能成为商品？》）”。

Laurent和施坦丁的田野录音主要指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在与当地人民的生活过程中用录音设备记录传统民间音乐。他们的范围主要在东南亚及中国西南地区，在早期，Laurent的田野录音也覆盖部分非洲地区。今年三月，Laurent和施坦丁决定分开工作，Laurent回到法国开始新的录音计划，施坦丁还将留在国内继续深入中国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完成田野录音。



CD JARAI IN CAMBODIA 2

The JARAIS are a predominant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teau of Vietnam, 250 000 people and a much smaller community in north east Cambodia, around 20 000 people. They belong to the austronesian family, like the Chams or Ede,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of the area, they share a lot musically, especially the fascination for gong playing in animist ceremonies, but also similar bamboo instruments. On this cd you can listen to various ceremonies and songs, recorded in Tang ji village near the Vietnamese boarder. The funeral ceremony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lasting 3 days gathering 400 people, having build up a huge totemic structure for the corpse and killing 5 buffaloes while 13 gong players and a drummer were walking, performing around the coffin.
1 Jarai epic story mixed with personal history of Vietnam war, recorded in Yak loam lake near Banlung in dec 2003
2,3 hung GONGS with a DRUM, recorded in poom Lom, Andong Mis in 2004
4,5,6 GONG orkestra with drum for a funeral in poom Tang ji, Andong Mis in 2004
7 BUAR a one string bowed instrument and CHENDAI a 10 stringed instrument and a woman singing in Tang ji in 2006

RECORDED BY LAURENT JEANNEAU IN RATANAKIRI, CAMBODIA IN 2004 AND 2006
kinkgong@gmail.com

Laurent和施坦丁自己录制的田野录音专辑

去年此时，在越南北部山区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迎面碰见他——一个和善的瑶族老人，他用中文对我说“女孩”，又说“中国”，我点头。他拿出背篓里的水果递给我，待我道谢走过，他叫回我，折了山里的树枝在田埂上写了两个字，中文的繁体的“回家”……我至此明白为何每年要去那片山看那里的人。
——施坦丁，2013年6月6日

有时候是几天，有时候是半个月，最长的时候能在一个地方呆上三年——多年来，来自法国的Laurent和来自中国的施坦丁前往一个个边远山区，记录着当地的传统音乐。他们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没有明确的计划，等待着村里的老人们和村民随性而至地唱歌和演奏，语言不通，却可以一起喝酒抽烟到欢天喜地。这些画面对我们来说如此陌生而遥远，无论是音乐的质感、语言的涵义还是丛林的生态，我们都只能通过图片和影像来拼凑和想象。唯有音乐，穿越时空扑面而来，带着一种故土的深情，还有与生俱来的乡愁和人性根源的善，轻轻为我们打开一个古老而宁静的世界。

Laurent和施坦丁，先前一同生活在大理，因为共同而单纯的音乐理想走到了一起。Laurent至今已经进行了超过二十年的田野录音采集，施坦丁从2006年开始正式和他一起进行这项工作。他们随身带着近140张用心整理过的唱片，那是他们长久以来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这个完全独立而孤独的事情背后，我们的好奇和想象、那些脱口而出的“帮助”和有限的经济支援都不足以撑起这些岁月的重量。



“积累到一定资金我们就出发”

在钟楼后面由古老道观改造而成的杂家咖啡馆里，刚刚走过了几个城市做田野录音分享活动的施坦丁说，“大概这是最后一次做这种推广的事情了”。她不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让她分心的事情，哪怕销售唱片是她和Laurent有限的收入来源之一。施坦丁颇有些云淡风轻地说：“所以以后我们可能会更困难”。即便她自己生活所需的实在少之又少——住在村子里，和当地村民一起吃饭。但，这样的未来还是颇让人看不清方向。

在进行田野录音之前，施坦丁有三年没有工作。“我自己一直在思考：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什么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她说自己是一个需要经常停顿下来的人，停下来重新看自己。田野录音对他们来说是一旦有钱就能随时去做的事——“积累到一定资金我们就出发”。

接下来，施坦丁计划去贵州的村寨，住在一个简陋的小木楼里。她正考虑把这个这个小木楼变成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把收集到的图片、音频以及其他视觉上的东西做一个存档。即便它们“可能会非常不起眼”。

《文周》：先说说未来有什么计划？
施坦丁：贵州之行结束以后我有更多更宏观的计划，毕竟这些民间艺术消失的速度跟时间的流逝成正比。等过两年我会把在中国的收集工作放下，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靠近东欧的国家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再往后可能想去南美，那里也有很多好的音乐。

《文周》：你们前往一个地方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施坦丁：不需要。一般是到寨子里现问，在这些传统音乐丰富的地方，哪些人会唱歌会表演，其实全村人都知道。比如在贵州，以我住的地方为中心，周围有很多寨子，我时不时可以去寨子里工作，我们相对都会比较随意。

《文周》：你怎么跟当地人沟通？或者说要怎么介绍你们自己？
施坦丁：**很多时间语言不通，那就通过肢体动作来代替，比如我比划唱歌，他们一下就能领会。我觉得很奇怪，每到一个地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东南亚的，当地的老人们都会觉得我没有距离感，觉得我像他们的人。**我们通常到一个村子里后，可能和他们相处好几天都不说话，就给他们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文周》：他们会追问你们为什么做这些录音吗？
施坦丁：**这些人常年生活在僻远的地方，与外界生活比较隔离。如果你拿着协议坐在他们的屋子里，谈版权什么的，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真的就没法工作了。**目前我们之间还是一个很自然的情感交流。我们也会告诉他们这些音乐可能会做成CD来卖，因此录音完成我们也会给他们报酬。我们录音的每个地方我都清楚地记下来，每次回到越南和柬埔寨这些离他们比较近的地方，我们都会把CD和图片邮寄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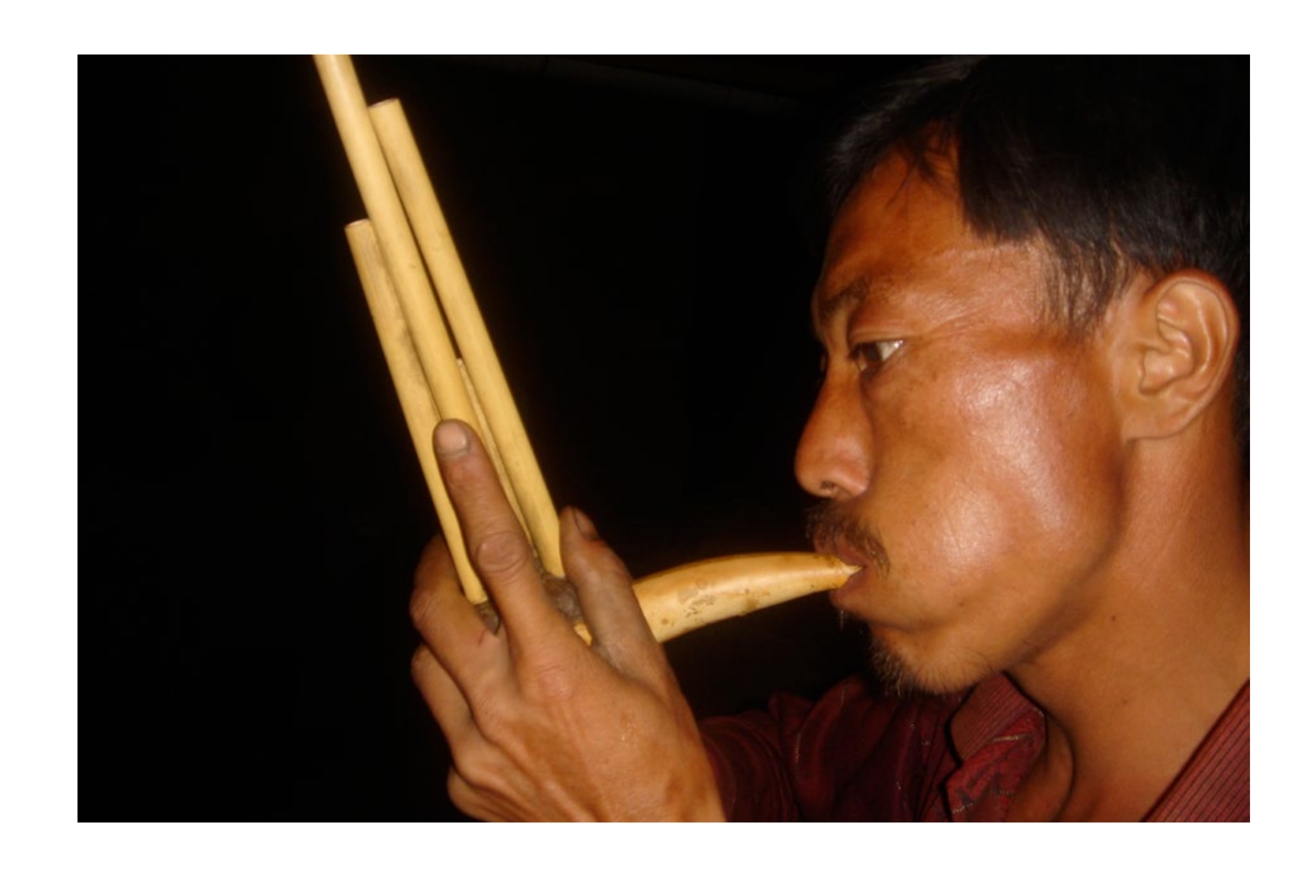


《文周》：他们不会有什么顾忌？
施坦丁：他们不会。**这些在大自然里成长起来的人，他们的心都是很开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北京的时候跟Laurent在一起经常被人质疑，有人会问“你是他的翻译？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哪怕他们不直接表达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们到过的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好像对方有一种感应，他们能看出我们是一对儿，不说话也不提问，都会给我们祝福。他们在感情上接受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们的文化一开始就是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文化的。而心是开的。**

《文周》：这个很有意思，在我们的印象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观念会比较封闭。
施坦丁：**在任何一个国家，少数民族都是一个被主流边缘化了的存在。**我跟Laurent在自己的国家也都是被边缘化了的人。我们在这个状态上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对这些东西充满感情，可以把这些少数民族的当地人当自己人。**我喜欢住在村子里，喜欢跟村民一起生活，这也是让他们觉得亲近和舒服的生活方式。如果我现在很有钱，我开着车去他们的村子里，他们会怎么看我们呢？**就我个人而言，城市里主流社会的生活离我也很遥远。

“一些曾经被我们记录下来的老人都已经去世了”

新西兰纪录片导演大卫•哈瑞斯跟随Laurent和施坦丁用了半年时间拍摄下了他们工作的点滴，在这部名为《小道音乐》的纪录片中，Laurent说：“我不会说‘保护’这样的话，我做这一切只是因为这一切太美了。”的确，即便只是通过唱片和影像以及简单的交流，



我们也一下就会感受到那种离我们心灵很近却距离我们的城市很遥远的美。施坦丁给我描绘了一小段她到佤族地区的经历：“整个村寨被原始森林包围，我们一下车，耳边就是一个交响乐团：树、风、各种动物……非常美妙。我们就把录音器挂在树上，录了一张专辑。”

只是这个世界走得太快，路人都行色匆匆。对于这些民间的艺术家来说，来不及发现或许就已意味着诀别。然而，在分享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在场的人无不表示痛心，却没人真的有勇气和心力迈进这个世界。而默默地收集着田野音乐的施坦丁却无比沉着，平静和淡然是她的常态。

《文周》：村子里的这些老人，他们会有“保护”的意识么？

施坦丁：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的老人会有，比如我认识一个苗族的老妈妈，她的爸爸以前就是民间歌手，爸爸快去逝的时候她很着急，一方面她跟爸爸学，一方面用磁带去做简单的录音。

《文周》：如果语言可以交流的话，你们会跟他们说“保护”的重要性么？

施坦丁：**不会。我们不会去影响他们，而且大部分人都在追求富裕的生活，你怎么能去要求别人保持这样（原始）的状态？我们没有权利去改变别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不喜欢用“保护”这个词。**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过于愤怒地去做这些事就没必要了，还是去享受吧，享受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一些美好的东西都还在。如果你为太多的不公正去较真，你的精力会不停地被消耗。因为我们永远都要面对这些，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前阵子我要收集羌族地区的民间音乐，前期已经花费了很多的钱和精力，结果遇上四川地震，政府说一切外人不得留宿，我就很难继续我的录音工作。还有去西藏新疆这些敏感的地方，有时候要避开政治上压制的东西，有时候还不得不跟他们斗智斗勇，我得花精力去解决这些工作中未知的意外。

汶川雁门乡通山村，这里很难安静，鸡和狗都懒得吠叫。午后我坐在山坡上出神，很多时候在录音过程中就这么打发时间，想起中午在一个老艺人家里，我问羌族使用的短笛，阿妈说：“现在阿爸演奏的笛子和二胡都是新做的，老的好的乐器地震的时候都埋在土里了……”

——@施坦丁，2013年4月25日

《文周》：你在单向街图书馆分享的时候，说到“其实有些东西消失了就让它消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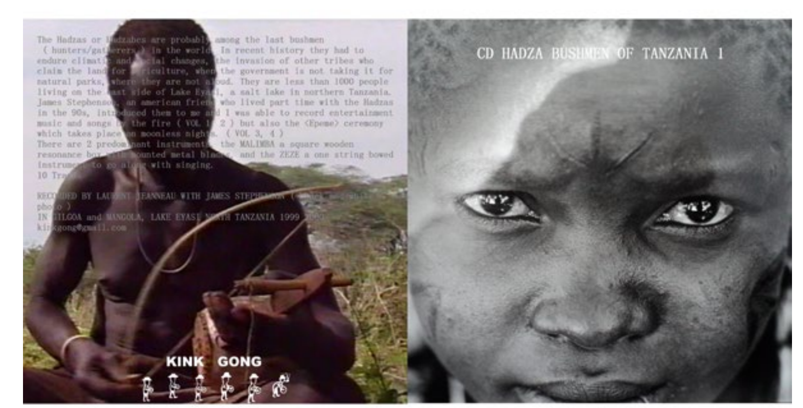
施坦丁：有些事情要顺其自然，一些好的音乐到现在还能存在，就证明它们本身是有生命力的。**生命是有期限的，但是生命力像精神跟灵魂一样，是可以延续的。**我相信我做的事情如果是好的，它会一直存在下去。人去评判一个东西都是很主观的。不用太过追究这些问题，很多东西是有期限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不去“保护”，我们关注的是我们记录的这些东西它们是不是足够有力量，我相信我如果是一个很有内在力量的人，我们做的事情是可以去影响到别人的。

《文周》：所以即使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一定的紧迫性，你们也并不会太有紧张感？

施坦丁：不要紧张，反而是得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在心态放松的时候，思维才是最清楚的。人在紧张的时候容易做错事情。

独立并且孤独

“在工作和旅行的路上，常常没人理解我在做什么，他们一如既往地在田间劳作，喂养孩子，没人欣赏音乐的时候就用酒驱散哀愁，他们被贫穷和疾病困扰……在大自然中的人们不会抱怨。”五月的一天，施坦丁在路上遇见了一道彩虹，跨越在草地和苍茫的天空之间，她静静地驻足，长久地凝望。向往大自然或许是人类的天性，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与天地为伴，一年，两年，十年……或者更久。漫长的道路从脚下铺开，而她只有双脚一副。背一个双肩包，里面有简单的录音设备和Laurent离开中国之前送给她的录音麦，以及一个笔记本电脑和几块硬盘。这些就是她全部的行囊。



Laurent和施坦丁自己录制的田野录音专辑

当然，她喜欢上路，喜欢当一个陌生风景里敏感的观察者。施坦丁说，在漂泊的时候，可以保持一种觉知，可以非常直接地去思考一些问题。她把旅行当成身心运动的形式，保持这样的运动让她感觉舒服且健康。

《文周》：就你们的了解，在中国像你们一样在做着这些事的人有多少？

施坦丁：我们所认识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在大学里教音乐的老师，另外一个也是自主的，不过他的收集范围集中在云南和四川地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跟我们平行或者收集的资料比我们多的人。

《文周》：而且你们在进行的是一个纯收集的工作。

施坦丁：你说得对，**纯收集，不做任何加工、策划和修改。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一定让他们的声音是出自于他们的生活场景里。**而且我们也不想在短时间内把它变成出版物，还是希望先有一个资料的积累。

《文周》：你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什么？

施坦丁：两年前，我在大理开了一个小咖啡馆。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为生计头疼。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都有这方面的压力。开咖啡馆的时候，经济条件稍微好了一些。通



常的计划是，目前这半年能过，我就不去想这个问题了，直到经济问题非常紧张的时候，可能才会开始想办法，比如去写点东西什么的。我的一些朋友和家人也会给我一些资助，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文周》：但是你们有一个孩子吉桑（吉桑五岁了），经济压力是持续的吧？
施坦丁：孩子的花费非常少，衣服都是朋友送的，我从来没有给他买过衣服，他的玩具也很少，不过他很懂事，我们带他旅行，带着他去村子里，他也会很开心地跟当地的孩子玩。不过现在咖啡馆也打算关了，心有余力不足，而且我也不擅长经营。

《文周》：但经济问题还是不得不面对。
施坦丁：永远会面对这些问题，但是我始终觉得我还好，总会度过难关。

《文周》：你的家人理解你做的这些事情么？
施坦丁：理解。我的父母特别好，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从来不会给我施加压力，在这点上我是幸运的。我几乎可以不用考虑他们的感受。包括Laurent的家庭条件也不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家里说"这个人比我还穷"，妈妈就说"你们俩好就行了"。只要我的家人不强烈反对，我就不去考虑这些了。**包括未来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考虑我的感受，他就是他自己。每个人还是一个个体，独立性是我一直强调和警醒的事情。**



法国艺术家Laurent，走遍中国各地采集民族音乐，有130张唱片以及影音资料。他是我的英雄，因为中国有大量音乐采集者（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也未必有一人自费做到如此！现在他要彻底离开，因为没有几个人了解他在做什么，也没人去购买这些资料。

——@鼓文烽，2013年3月14日

《文周》：今年三月我看到文烽（现舌头乐队鼓手）发微博说Laurent要离开中国了，好像是因为失望。Laurent的失望主要来源于哪里？
施坦丁：很多，而且跟他本身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有关。平时出门买个菜都能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日常细节会让他抓狂。**比如我们每到一个村子里，就会看到目前的体制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观念上大面积的同化、文化侵略，经济上并没有得到改善，有些离公路远一些的地方甚至还在一个赤贫的状态。那边是国家鼓吹自己已经是世界大国，这边是你看到的真真切切的现状——你要同时浸淫在两种状态中，这是很考验承受力的。**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些外国人想要我们的唱片，但是邮局却没法给你寄这些音像制品，这也让人头疼。

《文周》：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一直是自发而且独立地去做这些田野录音的工作，一直也没有跟政府或者机构合作，为什么？
施坦丁：这是一种必要的独立，因为有些时候感觉比较危险。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方式，虽然穷一点儿，但**我们自己去录音，情感上跟他们也很接近，能让音乐一直保持这样的质感。而政府打着保护的口号去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不关注老人，而是找一些漂亮的年轻人，组织他们表演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危险的。**

《文周》：目前，你们在进行的田野录音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施坦丁：还是**没有更多的人能欣赏这样的民间音乐，尤其是在国内，没有人可以分享。**我们还是只能孤独地去做这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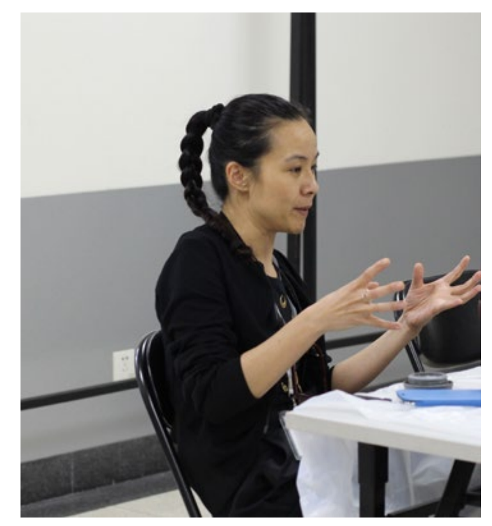
施坦丁坦言不介意大家去网上下载他们收集的这些田野音乐的mp3，不过田野录音毕竟不是在专业的录音棚里进行的，mp3会损失很多声音的质量和细节。如果大家想要购买他们的唱片，或者有任何的建议，可以通过她的微博（@施坦丁）告诉她。

一次未知而自我的尝试

——记国内首部功夫舞剧《门》

2013年6月10日、11日 | 北京•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

编辑、文 / 骨朵　摄影 / 左笑然　花絮及现场图片由中华龙韵功夫表演团提供



总导演：刘璐

1984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91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1996年开始担任凤凰卫视“大型晚会”导演至今。晚会作品涉及电影、武术、杂技、慈善等多个领域的主题。但舞蹈始终是心底无法泯灭的梦想。人生的积淀与思考都将在“与身体的对话”中表达。

表演：中华龙韵功夫表演团

成立于2006年10月21日，是由国际功夫巨星成龙发起组建，成员主要来自少林寺武僧团、神武功夫表演团等知名武术团体，均具有深厚的武术功底和丰富的表演经验。

团队成立初期，以刚猛有力的传统表演形式为主，在延续硬气功、中华折扇以及旗阵等表演形式的基础上，整理复原了剑舞及铜人阵等传统节目。2007年听取金庸先生的建议，开始在功夫表演中增强武侠气质的体现，同时注重将时尚元素和故事性加入节目编排中，在尽取原有功夫精粹的基础上，大量融入舞蹈、话剧、歌剧等舞台表演元素。

灯光紧跟着舞者的每一次起落划出一道切割开通往未知之门的道路，门的左右仿佛是在群山之巅的森林丛莽。舞者来到门前，手贴着门站定，那扇门带着玄妙和神秘轻启。霎时白光耀眼，左下角出现了一枚提示的路标，预示着未来的陷阱和冒险玩家的必由选择。

这是五幕剧的每一个开端，由此次第开启五道门，十一位舞者面临着的是别样的人生冒险。舞者们既有神勇的功夫，又有如水的舞蹈。**你很难相信短短五十来分钟，习武出身的年轻男孩们要完成源自佛家典故“三不猴”的钟摆舞、脱胎民间最古老舞蹈潮州英歌舞的鼓棒舞、采用咏春拳抵御心魔的影镜舞、来自内家拳太极八卦和形意的太极八卦舞，以及运用京剧招牌水袖功的水袖舞。**

即便有如此丰富的编排又蕴含着哲学思考，相对于先前纯舞蹈艺术的舞台而言，《门》拥有清晰明确的主线，这让观众可以轻松入戏，领会起肢体表达也不再困难。配合着视觉效果，舞者们想要传递出来的信息也容易让观众消化。

武术的现代艺术表达

在舞台上，我们最熟悉的美不外乎优雅的姿态，华丽炫目的光线和大气磅礴的音乐。但是少有一种直接来源于身体的冲动——容易包装的是温文尔雅是招摇夺目，却很难让我们看到同时具备视觉美感和身体本能的力量感的剧场艺术。《门》的出现，是一次直抵身体本身和艺术效果的较量，是武术与舞蹈首次结合而成的舞剧，是对成长的冒险游戏和探索之旅……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总导演——被人们亲切地唤为“姥姥”的刘璐的一句简单的话：“这就是一次尝试，是我的一个充满矛盾的课题”。

刘璐，曾经是国内最早一拨学院出身的舞蹈艺术家，后来担任无数大型晚会的导演，但为人低调谦虚而直率，在圈内口碑甚佳。此次《门》对于舞蹈和武术的结合方式获得各方面人士的认可，首演现场，崔健等一系列明星都来捧场致贺。演出前，“刘姥姥”风风火火地端着水壶接受采访，笑容里透着精气，我们都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前晚只睡了两个小时的老艺术家。

《文周》：舞蹈跟武术都是要通过肢体来表达的东西，它们在本质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刘璐：**它们的肢体表达特别矛盾，但有时候越矛盾就越好玩儿。**武术的发力方式是实劲儿，舞蹈用的是巧劲儿。所以演员自己也说，在舞台上，舞蹈越跳越省劲儿，但武术越到后面越累。



《文周》：那又是怎么想到把舞蹈跟武术结合起来的？

刘璐：很巧，其实是龙韵这帮孩子们自己想做一部剧，就问我。我觉得不能仅仅靠武术，因为进了剧场你就是艺术家。当时我就想帮他们训练，给他们上芭蕾课，给他们找了一些国外的诸如兰登芭蕾舞团这样的现代舞包括街舞的影像让他们看和练。练着练着我就发现这帮孩子有可塑性，非常质朴、刻苦，而且有乐感。我试着给他们编了两三段之后，觉得没准儿真能成一部剧。可以说，《门》的创作是坚持梦想、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周》：宣传里说这是首部功夫舞剧，之前是完全没有先例么？

刘璐：有，但是功夫跟舞蹈结合是完全没有的。之前有过把纯功夫加入故事情节后做成的剧，但是武术演员还是武术演员，但是**对《门》来说，舞台上的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武术演员了，虽然他们也还不能称为舞蹈演员，但起码他们的动作变得优美了，没有那么"实在"了。**

《文周》：这次《门》的创作，灵感来源来自哪儿？

刘璐：**我一直觉得"门"是一个挺富有哲学意义的概念：你不推开门，永远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门可以改变你的空间感。**这一点非常富有舞台性的特色。另外，我们合作的这些人（编舞等）都是四十岁上下的人，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成长中的一些感受传递出来。

《文周》：《门》和您之前的工作经验有什么不同？

刘璐：这么多年我做了这么多晚会，晚会是有主办方的，只要主办方把他们想请的客人请来，晚会一定圆满成功。**晚会的简历能够写五六张纸，但是每一场的主题、概念都不完全是原创，都是为了服务甲方。所以《门》也算是带着我自己强烈个性的东西，**但同时也包含着我们这一群人合作者们共同的特色，对艺术创作的真诚、纯粹，在表现形式上的简约、直接，以及追求艺术感染力的理想与渴望。

《文周》：可以理解为《门》是武术在现代舞台艺术表达上的包装么？

刘璐：也可以这么说。但又不仅仅是包装，**我觉得这就是舞蹈和武术的互相刺激。**前一阵子发现，91年我舞蹈学院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结合是古典舞的必由之路》，我可能从那会儿就意识到**每个门类你不能把自己关得那么紧，那你走着走着就走到死路上去了。**

《文周》：您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受众问题，毕竟武术的受众跟平时的舞蹈艺术表演的受众不太一样？

刘璐：我自己觉得武术跟舞蹈比，舞蹈更陌生。**这个时代对舞蹈的陌生感是让人没有想到的，现在舞蹈已经快成为偏门艺术了。**而武术现在被武侠电影搞得上天入地，在舞台上吊着个眼儿到处乱飞，我个人觉得那些都不是武术的精髓。

龙韵：任何瑕疵都被这份真诚所淹没

他们的平均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每个人梳着整齐的发型，眉宇之间同时带着天真和坚定。他们好像有一种军人性格，训练有素的肢体和气场带着火焰，但是绝不咄咄逼人。

十一个人，在舞台上就是一条夺目的长龙，变化多端的动作和自在的衔接，几乎同时让你觉得惊诧却又丝毫不担心他们不能完成任何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但可以相信的是：《门》的编排就是为他们打造的，在这五十来分钟内，每一个观众都跟着演员们一起经历成长，经历着看似并不漫长却是内在的历练。他们的五段起落都意味着一次新的脱胎换骨：从年轻气盛到迷茫困惑，从莽撞匆忙到气定神闲，最后千帆过尽怀着一往无前的坦荡。

一位音乐学院的教授看完演出后说："从十一个孩子的忘我投入就可以看出他们所下的功夫，任何瑕疵都被这份真诚所淹没。"

《文周》：演出前期训练有多久？每天怎样训练？

刘璐：差几天整整一年。每天一点半开始，先上芭蕾课，然后排练到六点半或者七点。

《文周》：还上芭蕾课？

刘璐：**必须上芭蕾课，在专业性上必须通过良好的训练，你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不管你是舞蹈演员还是武术演员，上台之后，观众对你的标准是一样的。**用芭蕾来训练演员（这么做）有好几百年了，它非常科学，能改变很多他们的形象。你看了现场可能会感觉台上有两拨人，一波是武术演员，一波是舞蹈演员。但其实他们只有十一个人，十一个人可以撑起全场。

《文周》：带他们排练有什么不一样？

刘璐：现在的舞蹈演员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第一要克服的是"骄娇二气"，就是不许骄傲、不许娇气。我是觉得从龙韵这帮孩子们身上看到我们小时候的影子，看到那种简单的朴实和纯粹。现在的舞蹈演员，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太娇气了，有时候我说他们的东西看起来都那么"做作"。另外一个问题：你在台下可以很骄傲，但你上台必须很亮！**现在的舞蹈演员的心和身体是空白的，有时候我看着他们跳舞，觉得他们压根儿不爱舞蹈——这是特别可怕的！**你可以从龙韵这帮孩子身上看到他们心里的那团火，那种张力不是他们演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不是长得最漂亮的，他们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他们可能有很多遗憾……但是你看他们在舞台上，你会忘掉这些。**

《文周》：您在这部《门》当中其实想表达一些哲学意义，但是舞者们都很年轻，他们在理解上会困难么？他们能传达出您想表达的东西么？

刘璐：舞者们虽然年轻，但多年的习武经历锻炼了他们的思想，《门》的哲学意义是对生活成长的思考和态度，所以他们很容易理解。我所要表达的就是本真、自然的简单哲学。





重点推荐 | 上海 | 北京

“天父之爱” Steve Vai 中国巡回演奏会

2013年7月24日（周三）20：00（上海站）
2013年7月26日（周五）20：00（北京站）

地点：云峰剧院（上海站）
ThinkPad Space（北京站）
票价：380~1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782.html（上海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0947.html（北京站）

Steve Vai出生于1960年6月6日纽约长岛的Steve Vai，是整个九十年代最杰出的吉他演奏家之一。曾获得包括格莱美等无数奖项的Steve Vai以他良好的音乐素养和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技术赢得了“现代吉他上帝”的美誉，是当今世界上摇滚吉他手的第一把交椅，当代吉他手的典范与学习的楷模。



流行 | 电子 | 北京

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上海演唱会

2013年8月20日（周二）20：00

地点：上海大舞台
票价：480~1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367.html

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是英国流行、电子音乐男子二人组，主唱尼尔·坦纳特，键盘手克里斯多夫·劳氏，在华语地区他们最广为人知的歌曲为2006年德国世足赛大会招牌曲《Go West》（出自“Very”专辑）。他们除了为自己的专辑作词作曲外，也常替其它艺人跨刀。



民谣 | 北京

宋冬野民谣音乐会

2013年7月6日（周六）21：00-23：30

地点：SCHOOL学校酒吧（东城区五道营胡同53号院）
票价：60（预售）/80元（现场）
订票： http://buy.modernsky.com



民歌 | 北京

云南普米族歌舞专场

2013年7月7日（周日）20：30-23：30

地点：江湖酒吧（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东棉花胡同7号）
票价：40元
订票： http://www.douban.com/event/19158872/

普米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只有三万多人。族源古羌，是我国古代游牧部族之一，历史上经数次大迁徙，现今多分布于三江并流区域，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兰坪，及丽江、川西部分地区。数千年岁月洗礼，歌舞乐虽有品种失传，可庆幸部分还活在民间。来自云南省兰坪县的五位年轻人，一直坚守在山村，保护并传承者普米族的传统音乐舞蹈。在江湖酒吧，他们将打破舞台的界限，在院子里再现普米人围火塘而歌的场景。口弦、羊头琴的声音将带领听众穿越时空，走进悠久的历史传说，“搓搓舞”更将与众人互动，共同体验普米人的独特文化。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上海

2013爵士上海音乐节·绿色音符

2013年9月20日、21日 15：30-21:30

地点：世博公园
票价：200元
订票及演出时间表：
http://www.228.com.cn/ticket-45782079.html
部分阵容：小野丽莎、Song for Arlene、Robert Glasper Experiment + Yasiin Bey f.k.a Mos Def、常石磊、Stolen by Brazil、JZ Latino Big Band、曹方、南城二哥、Karabrese、李泉+JZ Big Band、林宥嘉、Tia袁娅维、玩具船长……



提前订票 | 上海 | 天津 | 成都 | 杭州

《活着》

2013年8月13日—17日 19：30（上海站）
2013年8月6日—7日 19：30（天津站）
2013年8月23日—25日 20：00（成都站）
2013年8月9日—11日 19：30（杭州站）

地点：艺海剧院（上海站）
天津大礼堂（天津站）
锦城艺术宫（成都站）
杭州大剧院（杭州站）
票价：80~1280元
订票：
http://m.damai.cn/project.html?id=46147&cpkey=10226（上海站）
http://m.damai.cn/project.html?id=47391&cpkey=10226（天津站）
http://m.damai.cn/project.html?id=46668&cpkey=10226（成都站）
http://m.damai.cn/project.html?id=48752&cpkey=10226（杭州站）
导演：孟京辉



提前订票 | 林奕华 | 北京 | 广州 | 上海

《三国》

2013年8月29日—9月1日 19：30（北京站）
2013年8月9日—10日 19：30（广州站）
2013年9月6日—8日 19：15（上海站）

地点：保利剧院（北京站）
广州大剧院（广州站）
上海文化广场（上海站）
票价：80~5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274.html （北京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1577.html （广州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51682.html （上海站）
导演：林奕华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上海 | 深圳

《蒋公的面子》

2013年7月11日—14日 19：30（上海站）
2013年9月8日—9日 20：00（深圳站）

地点：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站）
深圳市少年宫剧场（深圳站）
票价：80~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9358.html （上海站）
http://www.damai.cn/ticket_49428.html （深圳站）
导演：吕效平



提前订票 | 苏州

明星版《暗恋桃花源》

2013年7月2日、3日 19：30

地点：张家港保利大剧院
票价：100~10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623.html
导演：赖声川
主演：黄磊、朱媛媛、何炅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北京

《收信快乐》

2013年10月9日—19日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票价：180~380元
订票： http://www.228.com.cn/ticket-4566450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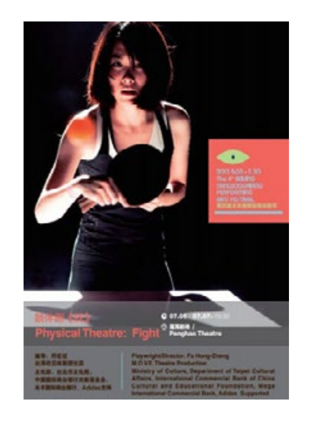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林兆华 | 天津

《建筑大师》

2013年11月23日、24日 19:30

地点：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80~580元
订票： http://m.damai.cn/project.html?id=48902&cpkey=10226
编剧：易卜生
导演：林兆华
领衔主演：濮存昕、陶虹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肢体剧 | 北京

《战》

2013年7月5日—7日 19：30

地点：蓬蒿剧场
票价：50~10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305.html
导演：符宏征（台湾）

《战》为台湾动见体剧团“运动剧场”系列作品，以三部曲作为发展脉络，将运动形体构图作为风格化的剧场叙事，转喻现代人生活与生存的精神处境，关注人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与挣扎，将各类运动与人生百态巧妙结合，并更深入挖掘人对“生存”与“凋亡”的本能恐惧，是台湾首见以运动的身体行动为展演方法的剧场创作。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上海

《卤煮》

2013年8月9日—11日 19：30

地点：上海戏剧学院
票价：80~5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968.html
导演：黄盈

一家百年的卤煮老店，现由七十多岁的何老掌柜掌舵。老何秉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意念，在北京的胡同深处，坚守着传统。但现在他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把手艺传下去……



北京

中国电影资料馆7月学术放映：太空前奏

2013年7月4日—12日 19:00-21:00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
票价：20元

排片表：
7月4日（周四）《月球》英国 邓肯•琼斯 2009年 97分钟
7月5日（周五）《巴黎二日情》法国 朱莉•德尔佩 2007年 96分钟
7月11日（周四）《火星人进攻》美国 蒂姆•波顿 1996年 106分钟
7月12日（周五）《三角恋》德国 汤姆•提克威 2010年 119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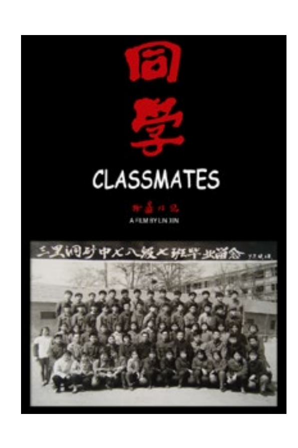
免费 | 北京

意大利电影7月放映

2013年7月2日、5日、12日 19:30-21:00

地点：意大利文化处剧场（三里屯东二街2号意大利文化处）

排片表：
7月2日(周二)、5日 (周五) 《黑道风云》 剧情 2008 108分钟
7月12日（周五）《钱奇在中国》喜剧 2008 105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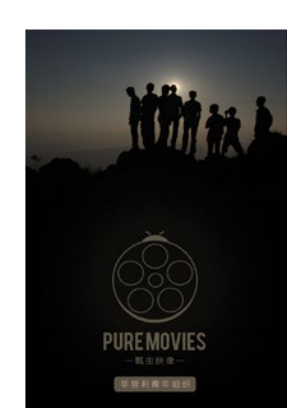
免费 | 成都

纪录片《同学》独家展映

2013年7月14日（ 周日）13:00-17:00

地点:re-C廊桥当代艺术空间（成都青羊区草堂路48号）

二十多个同学的回顾，追溯了三十年的个人历史；一个个随机截取的普通日子，对应着自然和生命的四季。1978年，当这些大都是矿工后代的同学，从陕西铜川三里洞煤矿中学毕业时，他们即将展开的人生之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沉浮在大时代的变革中，有着太多的理想失落与妥协，也有着不屈不挠的挣扎和坚守。三十年后，林鑫再次走近当年的同学们，记录了他们当下各自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平淡中的安逸、喧嚣中的孤独、富足后的厌倦、贫困里的无奈，都一一绽放在这群鲜活的生命中，成为这一时期中小城市大多数普通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辉映着这样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



免费 | 成都

纪录片《不老骑士》独家展映

2013年7月13日、14日 8:00-23:00

地点:re-C廊桥当代艺术空间（成都青羊区草堂路48号）

2007年11月13日，在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推动下，17位平均81岁的长者，开始了为期13天的骑摩托车环岛壮举，他们从台中出发，一路往南行,途中经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台北，再回到台中，总路程长达1178公里！17位长者中，有两位曾罹患癌症，四位需带助听器，五位患有高血压，途中历经险峻的苏花公路，历经团长三进三出医院，但他们一一克服困难，用无惧的心、热血的行动，完成了这个在外人眼中「不可能的梦想」。


免费 | 重点推荐 | 面具 | 北京



面具·灵魂的艺术

2013年6月19日—8月16日 9：00-17：00（周一闭馆）

地点：国家博物馆（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

展览通过约100 张面具，展示了人类通过面部表情诠释悲喜的多样性。不仅展出了戏剧演出中的面具，而且着力阐释面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意义。这些来自非洲、美洲、亚洲与大洋洲的面具，大部分与不可控而又必须加以驯服或平息的自然力量相联系，为观众展示了不同文化中再现神祇与灵魂的方式，从而与这些不可见之力实现沟通。

免费 | 香奈儿 | 卡尔·拉格斐 | 摄影 | 北京 | 上海



《THE LITTLE BLACK JACKET》摄影展世界巡礼

2013年6月19日—7月7日 10：00-17：00（北京站）
2013年6月21日—7月7日 10：00-19：00
（周五、六至21：00）（上海站）

地点：751D·PARK第一车间（北京站）
洛克外滩源中实大楼（上海站）

观众将欣赏到一系列卡尔·拉格斐掌镜的摄影作品。同一件香奈儿小黑外套穿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人们得以品读欣赏这款经典之作的现代感和跨越时光的永恒魅力。摄影展以生动活泼的运镜，传递了香奈儿品牌的创新精神与现代性。



免费 | 建筑 | 上海

蜃景：当代中国博物馆建筑的十二种呈现

2013年5月18日—7月18日9：00-16：30

地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PSA 3楼
亚砌文化飞行馆（花园港路200号）
艺术家：刘家琨，都市实践（刘晓都/王辉/孟岩），原作设计（章明/张姿），集合设计（卜冰）/柴涛，高目设计（张佳晶/黄巍），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历史保护研究院中国大型城市实验室（杰弗瑞·约翰逊/卓·佛罗伦斯）/SLAB（杰佛瑞·约翰逊/吉尔·莱克纳），俞挺，袁烽，致正建筑（张斌/周蔚）/阿克米星（庄慎），冯路/刘宇扬，未知博物馆，沈忠海

在这次展览中，十二组建筑师或艺术家以博物馆为题，用泛视觉艺术的方式，以自己的角度重新表述了博物馆建筑的理念。

免费 | 德国 |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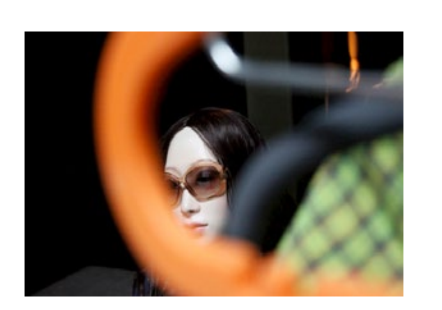
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

2013年7月6日—18日 10：00-17：00（周一闭馆）

地点：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德国表现主义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代德国新表现主义自八十年代初以来轰轰烈烈，尤其是新表现主义的大师们多数在中国活动过，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免费 | 重点推荐 | 叶锦添 | 摄影 | 北京



叶锦添“梦渡间”个人艺术展

2013年6月22日—9月1日 10：00-18：00（周一闭馆）

地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朝阳区草场地村155号）
策展人：马克·霍尔本（Mark Holborn，英国）

人们熟知叶锦添，多半源于电影、服装、舞台艺术，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摄影。叶锦添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的高级摄影专业，最开始便是一位摄影师。在叶锦添广泛的艺术工作范畴中，他更自认为“比较像摄影师，而不太像美术指导”。对他而言拍照就像走路、说话一样自然，这是他每天生活节奏的一部分。在三影堂2500平米的展览空间中将展出叶锦添创作的近两百件摄影、录像和装置作品。

免费 | 艺术史 | 新书发表 | 北京

世界艺术史的差异

2013年7月13日（周六）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主讲人：朱青生，北京大学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艺术史博士。《詹森艺术史》翻译项目主持人。国际艺术史学会中国代表及常务理事。

“世界艺术史”的概念是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艺术新的理解，同时也反映出当今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冲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其所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艺术观念也重新被重视，各种不同的关于艺术的解释也逐步开始从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中觉醒。由此，新的“世界艺术史”格局将会重新建构。



免费 | 诗歌 | 蓝蓝 | 北京

诗歌：语言的最高形式

2013年7月14日（周日）14:00-16:00

地点:北京东城区蓬蒿剧场
主讲：蓝蓝，原名胡兰兰，1967年12月出生在山东烟台。出版有诗集：《含笑终生》、《情歌》、《飘零的书页》、《内心生活》、《睡梦睡梦》、《诗篇》、《蓝蓝诗选》等。曾获过中国新时期女诗人十佳称号。

当代中国著名女诗人蓝蓝将带领大家进行“当代诗歌漫谈”，中国白话诗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诗人的探索以及大量翻译诗歌的影响，造成了今天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景象。本讲座以细读的方式，讲解介绍不同的诗歌表达形式，解答现代诗何以难懂的疑问，并对爱诗者给予专业的阅读引导。



电影 | 交流 | 免费 | 成都

1958电影公开课

2013年7月1日—8月24日 每周六 14:30-17:00

地点:八又房间（成都青羊区清江东路360号峨影1958影城综合楼1F）

1958电影公开课以对谈、采访、讲座等沙龙交流形式，分别邀请到电影界业内的一些相关人士、电影行业每个环节的从业者、资深的电影工作者、高校电影专业的教授、杂志编辑、成都当地或者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等等不同的从事电影相关工作的传媒人士，在“八又房间”就一期一个的主题开展沙龙活动。

免费 | 重点推荐 | 北京



小津安二郎的“豆腐店”：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艺术与人生

2013年7月20日（周六）14:00-16: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798艺术区内）
活动嘉宾：史航（编剧，中央戏剧学院教师）

今年是世界级电影大师、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逝世50周年。他唯一的随笔集《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近日由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推出。书中收录小津安二郎遗留的珍贵文字资料，揭示《东京物语》、《茶泡饭之味》等经典影片的幕后创作思路。拍电影四十年，小津安二郎只走自己的路，不求新颖技法与电影文法，只拍普通人，说简单故事。因为他相信：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这一理念渗入他的电影创作，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免费 | 指挥 |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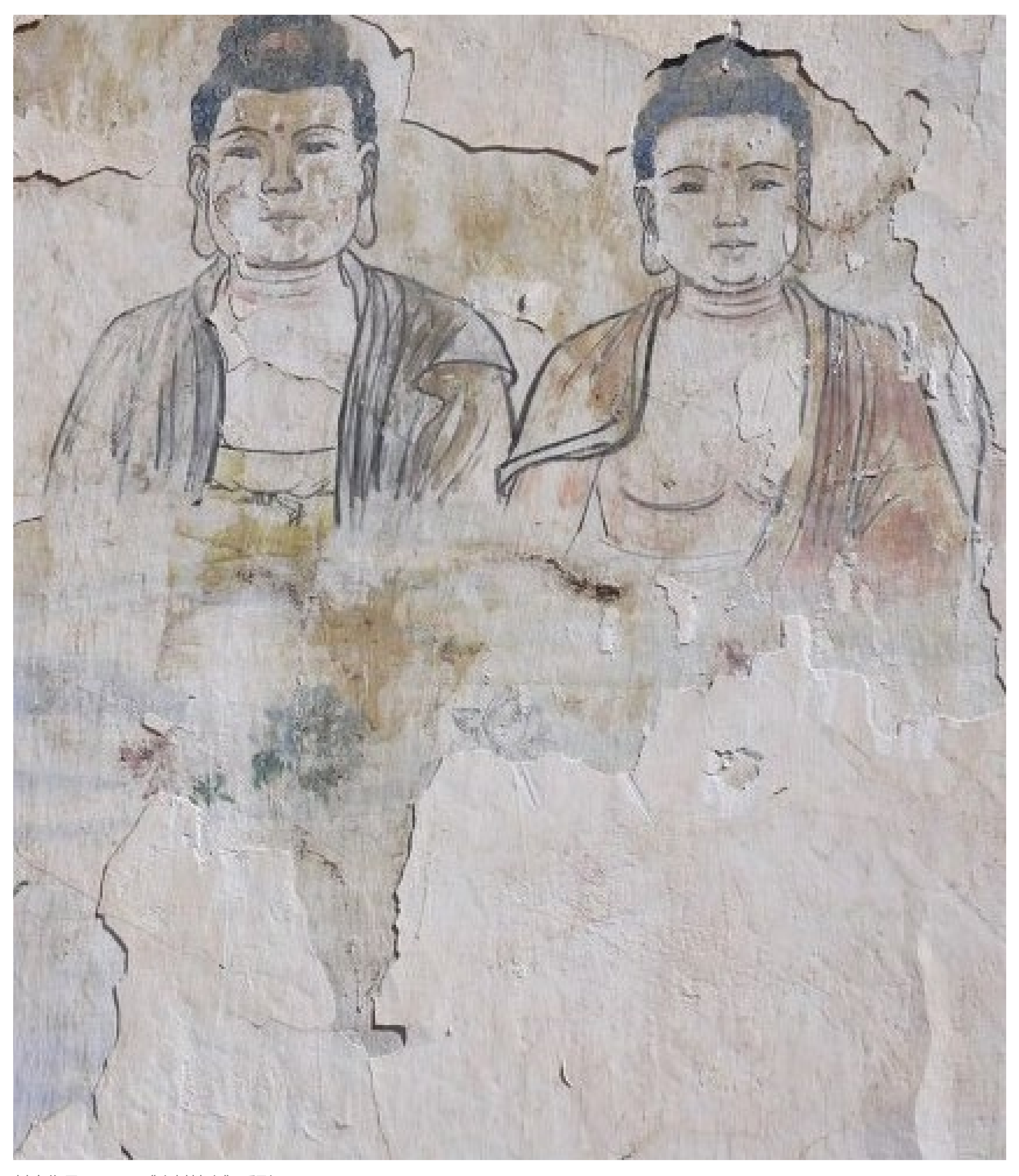


古典音乐讲座：指挥家的魅力

2013年6月23日-9月18日 每周日 13:30-16:30

地点:上海黄浦区淮海公园附近
主讲人：依然秦乐
报名电话:13601720459(短信报名、通知）

上半场：
指挥的动作：第一印象的各个指挥神秘的肢体语言。
指挥与乐队间的关系：指挥如何将自己与乐队融合。
指挥对音乐作品的理解：每个指挥对同一个作品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下半场：
指挥的风格：从各种作品的理解诠释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魅力：融合以上的各大要素形成吸引广大乐迷的魅力所在！



封底作品：DEAB《小村档案》系列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3/07/01　总第93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